

# 宇宙傳送門

作者: Wednesday.West

Powered by [紙言](#)

# 第一幕 1.0

現時夜晚六點零四分，我收工之後，係公司樓下搭車返屋企。

返到屋企附近，諗住買個外賣返去食。

係等外賣嘅期間，我拎個電話出嚟碌下。

電話畫面顯示標題「葵芳某便利店職員遭受殘忍殺害」，我好奇揸咗入去。

內容大概就係今日數小時前，該職員係當值期間俾一個男人用刀殺死，全身有多處刀傷，當場死亡。

凶手擺走咗一千蚊嘅現金，最後仲向閉路電視鏡頭嚟咗個會心微笑。該post仲公開咗當時閉路電視嘅部分片段。

正當我諗住打開條片嚟睇嘅時候，「28號～！」茶餐廳員工嗌號碼，佢打斷咗我。

我拎住自己張飛遞俾佢，我同茶餐廳員工一手交一手。  
擺完飯轉身諗住行返屋企嘅時候，離我只有幾米距離企咗一個男人。  
我望到佢個樣之後，呆咗一呆。

呢個男人驟眼望過去，年紀應該同我差唔多，重點係個樣同我生得好似，但佢高我一個頭，身型比例幾好，仲要眼大大咁。

佢完全就係一個靚仔咗又高大咗嘅我。

就係我望住佢，驚奇緊嘅兩、三秒之間，我發現原來我哋係對望緊。佢同樣都係望住我，但佢嘅表情同我唔一樣，係略帶啲笑意。

情急之下，我下意識地轉移咗視線。頭望向地下，拎住份外賣，迎面係佢旁邊快速咁走過。

行咗大約一分鐘，我聽到後面有道聲音傳過嚟。

「林日星？」

聽到之後，我停低咗，有人嗌我個名。我擰轉身望過去，就係頭先嗰個靚仔版嘅我。

「你叫我？」

「果然大部分都係呢個名。」靚仔版嘅我一路講啲莫名其妙嘅嘢，一路慢慢咁行近我。

「先生，先生，我唔知點解你會知我個名，都唔知你想sell我啲咩，但我全部都冇興趣，我趕時間，係咁先。」我有諗住聽埋佢講落去，所以趁早就截停佢。

我轉身就嚟個急步走，諗住快啲擺脫佢。

係我行緊嘅期間，我諗返起佢頭先講嘅嘢。咩大部分都係呢個名？完全估唔到佢會係想sell我啲咩。定係近期新興嘅一個邪教嚟？

「我諗你會對我講嘅嘢有興趣。」佢不知不覺間已經追到上嚟我隔離。佢用同樣嘅步速同我並肩行緊。

「喂！唉～你...真係...」我將右手放係心口位置，以表示我真係俾佢嚇親。

「我盡量簡短啲咁講喇，平行宇宙知道嘛？我就係其中一個宇宙嘅你」佢同我解釋。

「呀靚仔！啊唔係...先生，你唔好咁痴線啦，你再係咁煩住我就報警喇。」我將食指都擺埋出嚟指住佢，再一次截停佢要講嘅嘢。

我又再轉身嚟個急步走。今次我冇乜聽到身後有啲咩動靜，睇嚟佢真係放棄咗啦今次。

「16歲嗰年！你老豆又係飲醉咗，照舊不停咁打你老母，踢佢吖，搵佢吖。」佢係後面大聲咁講。

我開始放慢腳步，最後停低咗係度。

佢冷笑咗一下之後用返正常嘅音量「當折磨完之後，覺得唔服氣，佢就擰轉個頭望向你。然後，又係分享嘅時間。」講完，佢抬起頭望向我。

佢知道已經成功擺到我嘅注意力「之後老豆就趴咗埋去窗口，唱晒歌咁係度。」佢行上前，企咗係我面前。

「經過長年累月嘅洗腦同折磨，理性嘅部分已經唔存在，特別係我哋。」

「個女人同你講，望住佢背影，佢差少少就會跌落去，少少，而你住22樓。」

「之後，你推咗佢落去。你，殺咗佢。」佢用平靜嘅語氣講。

我望住佢，盡量掩飾我驚訝嘅心情，因為佢所講嘅嘢，部分真係發生過。

我哋對望咗一陣，然後我開口先「我冇推佢落去，我更加冇殺過人。」雖然唔係完全啱，但點解佢會知嗰夜啲嘢？

佢點咗點頭「嗯～但點睇你都係同我一樣㗎。咁你老豆仲係度？」佢右手搭咗落我膊頭度。

「我唔知！」係我掏開佢隻手嘅同時，擺咗個電話出嚟，打開數字鍵盤，入咗999。

「你唔知？即係佢走咗佬？咁你個所謂老母呢？佢仲在生嘛？我想見下佢，我嗰個已經死咗...」佢不停咁追問我。

我將入咗999嘅電話畫面擺咗係佢面前「我唔知你點查到我啲嘢出嚟。但，最後警告你！唔好俾我再見到你。」

係兩個人都冇再出聲嘅情況下，我同佢四目相對咁對峙，成個畫面就好似靜止咗咁。

十幾秒之後，佢打破咗呢個小僵局。

「Okay。」佢用從容不迫嘅態度嚟答返我，仲附帶埋個微笑。

我第三次轉身走人。行咗幾分鐘之後都真係冇聽到任何動靜，今次相信佢係唔會再跟上嚟㗎啦。

我擰轉頭望，果然，佢已經冇再跟上嚟。我原地深呼吸咗下，諗返起佢嗰個眼神...「呢區啲痴線佬真係多到呢～」真係心都寒埋。

# 1.1

現時夜晚七點十八分，我終於返到屋企門口。

我準備係背囊拎條鎖匙出嚟「死痴線佬，阻我成十幾分鐘...」我自言自語。

「嗯？」我搵唔到條屋企鎖匙。

然後我搵晒身上所有嘅袋，但都搵唔到。係呢一刻，我諗起個靚仔版嘅我...「唉～唔會喇，應該係漏咗喺公司啫。」

於是我將份外賣掛係門柄，然後我跔低身，伸手入鐵閘同木門之間，搵其中一隻鞋。好彩我一向都收埋條後備鎖匙係呢隻鞋度。

開完兩道門之後，我將條後備鎖匙再次放返入隻鞋度。

入到屋，我將份外賣放係飯枱到。但我發現飯枱有啲嘢擒住咗，打開之後，見到係已經食咗幾餐嘅罐頭同冷飯「嗯？今日唔係返夜班咩？」

於是我打個電話俾我媽。

「喂？今日唔係返夜班咩？」

「喂？喔....唔係，我有啲嘢買，出咗去。返到屋企啦？枱面有啲嘢食㗎，你食住先啦。」電話嘅對面係我媽把聲。

「我見到。同埋今朝你搵錢嚟咩？成五萬㗎，呢期啲唔係還咗啦咩？」

「嗯....唔係吖，未還～。得啦，我好快返，你食住先啦。」

「.....哦。咁好啦。」我收咗線。

入房換咗件衫，之後開電視，諗住用嚟送飯。好彩買咗外賣，如果唔係又要食罐頭同冷飯。

「....報稱失蹤，同類失蹤案件已經係今個月嘅第十九宗，警方表....」電視聲。

開始食飯嘅同時又聽住新聞報導，但我對啲內容冇乜興趣，所以諗住開YouTube。

「叮噹～！」

呢個時候，門鐘響起。我唔使去睇貓眼都知係我媽返嚟，但佢都冇帶鎖匙咩？

我打開咗道木門之後，發現鐵閘已經係開咗。「做咩開開下門又唔開呀？」

我抬起頭，眼前嘅係一個男人，就係頭先啲個痴線佬。

「Hi!」佢笑住咁同我打招呼。

「又係你...」佢忽然一腳踢咗落我個肚度！

我一下子俾佢踢返入屋，翻咗係地下。雖然都痛，但歷經過無數痛苦嘅我，呢啲唔算得啲乜。

我諗住起返身嘅同時，佢一嘢坐咗落我身上面。

「999吓話?!」佢左手揪住我，右手一拳打落嚟我塊面！

「報警吓話?!」第二拳！

「最後警告吓話?!」第三拳！

去到第三拳佢停咗，回一回氣，環望一下我屋企之後，佢冷笑咗下。

「哼，仲係度自己呢自己。」第四拳！

四拳之後，佢企返起身。而我，翻咗係地下，係頭先嘅十幾秒內，俾佢踢咗一腳，打咗四拳。

我諗正常人應該會頂唔緊，但我係由細到大都已經習慣咗。

不過，就算頂到都好，我嘅視線同聽覺都係會有啲模糊。隱約之間，我聽到個熟悉嘅聲音，係尖叫聲。

我努力咁企返起身，抹走啲鼻血，然後望過去尖叫聲嘅來源。等我眼前嘅畫面終於由低清變返做高清嘅時候，我望緊嘅方向係廚房，尖叫聲源至我媽。

我媽跪咗係廚房地下，雙手合十，個樣睇落好驚恐。而企係我媽面前嘅個個痴線佬，俯視住我媽，表情有啲微妙，佢右手已經擺住咗一把菜刀。

「一樣樣，仲竟然冇死，乜你唔憎佢啲咩？」個痴線佬捉起我媽。

「喂！你想點呀?!」我喝住佢。

聽到我把聲，佢走去我媽後面，左手從後捉住我媽條頸，右手將菜刀刀尖打直指向我媽嘅下巴。

「唔係唔係唔係...，okay...okay...，你冷靜啲先。」眼前嘅光景令到我好不解，點解會咁？發夢吖？啲鼻血繼續流出嚟，但我都有呢個精神去顧自己。

「恩~？我睇落去好唔冷靜咩而家？」又係佢個個從容嘅笑容。

我望住佢對眼，望得出呢條友堅係痴搵線，我諗佢真係乜都做得出。但點解？點解係我哋？

「我同...，我哋會唔會有啲咩誤會？你想要啲咩？我可以俾晒你！你放低把刀先。」係我講嘢嘅同時，我眼前自己對手、聲帶都不由自主咁震緊。

個痴線佬開始移動把刀，係我媽面前舞嚟舞去。「我？同你？冇冇冇冇。但呢個女人有。」佢對眼向上望一望，諗咗諗「應該話呢個女人嘅存在令我好想佢死，而且佢都應該。」

我媽唔敢出聲，全身不停咁震，佢合理咗雙眼，兩行眼淚係合眼嘅同時流咗出嚟。

「分享痛楚吓話？吓？」個痴線佬望住我媽，將把刀重新放返係下巴位置。

我好心急，同時又諗點解佢會講到呢啲嘢「我真係～唔，你先放咗我媽先，我哋再慢慢講。吓？」

「咩事呀？我聽到有人嗌嗶！」呢個時候，由於屋企門口仲係處於打開嘅狀態，住係我隔離單位嘅李生行咗入嚟。

李生係我二十幾年嘅隔離鄰舍，我有正式問過，但佢睇落去係三十幾歲左右。

李生望咗去廚房嘅方向「吓？！...你..你..你做咩呀？你..想點呀？放低把刀！」

個痴線佬用無奈嘅表情望向李生，但完全冇放低把刀嘅意願。

「你...你你唔放低把刀，我報警㗎！」李生手震住咁係佢褲袋攤咗部電話出嚟，打999。

## 1.2

現時夜晚七點四十八分，係我屋企有幾個人係度對峙緊。有我、有被脅持嘅我阿媽、有擺刀嘅痴線佬、同啱啱打咗999嘅李生。

李生擱完999之後，將電話放係耳邊。電話對面有把女聲傳出嚟嘅期間，李生望住個痴線佬，痴線佬都繼續睇住佢。

電話對面不停咁問有冇人，但李生仲未講到嘢。佢嘅面色有啲蒼白，睇嚟佢好驚。

李生擰轉身望一望我「放..放心，我幫你報警。」之後佢擺住部電話行咗出門口。

我好無奈，呢個李生係完全幫唔到忙。

「你聽我講，我唔知你發生過啲咩事，或者經歷過啲咩。但你絕對唔需要咁做，呢個唔係解決方法。」我重新將注意力放返係呢個危險人物嘅身上。

「你知唔知有一次，我以為係眼花，終於俾我見到佢係度笑。佢係恥笑緊我，佢係享受緊咩。」個痴線佬嘅笑容漸漸咁消失。

「於是就係嗰晚，我推咗嗰個男人落去。同一晚，我將呢個女人都一齊解決埋。」佢歎咗口氣咁講。

聽到呢度，我心跳嘅頻率已經達到咗前所未有的咁快。我不斷咁問自己，我可以做啲咩，點算點算點算點算.....

「嗰時我同樣都係用刀。一刀，兩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唔知第幾刀開始我已經冇數落去。嗰刻，我知道，終於解放，終於自由！」佢皺住眉頭咁望向天花板。

我全身已經出緊冷汗。我諗我係知道將會發生咩事，但我仲可唔可以阻止到？

「同一晚，我先認清楚，真正嘅惡魔。」

「我求求你，放過我，殺.....」我媽話語未落，個痴線佬右手擺住刀向下拉，蓄力....

呢一瞬間，時間變得好慢，好慢。個痴線佬表情好用力，手背嘅青筋浮現。而我媽好似仲未見到佢下巴就嚟有把刀插上去咁，佢只係睇住我。

我嘅思緒好似違背咗常理咁，一秒內千萬種嘅情感爆發出嚟。我睇住我媽嘅表情...

刀尖到達下巴。

我，我哋咁難得可以重新開始。我都可以放低以前嘅嘢，我只係需要一個可以叫阿媽嘅人，即使只係得表面都好。

刀尖突破表皮。



仲以為我已經捱過咗地獄。

刀尖突破真皮。

唔好剩返我一個。

刀尖再突破埋皮下組織。血沿住刀身不斷咁湧出來。

個天係咪嫌我唔夠慘。

三分之二嘅刀身插咗入我媽個頭。

冇啦....，完啦....。

個痴線佬將啱啱插入去嘅刀再猛返出嚟。我媽七孔流血，一大堆嘅血灑到滿地都係。

「啊~~~~~！！」時間正常咁流淌返，悲鳴聲由我把口叫出嚟。

我媽跪低咗半秒再馴低係自己嘅血池度。

個痴線佬慢慢咁離開廚房，將把刀隨手搽咗係飯枱上面，而我亦都慢慢咁走向我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

我踩住我媽嘅血，跪低慢慢抱起佢。

「媽....？媽...媽..？」佢已經係失去咗意識，但佢對眼仍然係睜得好大，就好似佢仲係望住我咁。

我捉住我媽隻手，啲眼淚開始走出嚟遮住我嘅視線，就好似叫我唔好睇咁。

我下意識望向嗰個殺人犯，佢背對住出面咁坐咗係窗口。

「殺過咁多次，呢次係最精彩。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今次有你睇住。」佢滿足嘅眼神望住我空洞嘅眼神。

「差唔多要馴醒㗎啦你。」講完呢句，佢背向式咁跳咗落樓。

我個腦一片空白....

周圍變得好靜，好似真空咁，一直到我媽隻手由我手掌內慢慢咁，無力咁，墜落。

## 1.3

現時夜晚八點零二分，屋企廚房地下嘅嗰一灘血，不斷咁擴大。我跪咗係度抱住我媽嘅上半身。

李生係我屋企門口行入嚟，係佢嘅身後跟咗幾個人。

「先生！先生.....」我好似冇咗靈魂咁，冇晒反應。

嗰幾個人我諗係差佬？我都唔知。佢哋拉咗我起身，想去睇一睇我阿媽咩情況。

企返起身嘅我慢慢咁行去飯枱坐低，眼前嘅係我媽最後煲嘅飯，原本就已經冇乜溫度，但而家感覺係冰一樣咁凍。

我左手攞起碗飯，右手攞起雙筷子，流住眼淚咁想食晒佢。但有個人行咗過嚟想阻止我。我冇諗住理佢，死都將啲飯擺落個口度。

係我隔離嘅嗰個人捉住咗我雙手，我望住佢，佢把口不停咁郁，但我咩都聽唔入耳。

佢不停咁講嘢，仲用手指指住某啲嘢，我望過去，原來係頭先嗰把刀。

佢哋又拉開咗我，帶咗我去客廳梳化坐低，然後又有人嚟處理我塊面嘅傷口。

「...佢終於望過嚟，佢係度笑！佢係恥笑緊我..」個痴線佬講嘅嘢不斷係我腦海徘徊，亦有似曾相識嘅感覺。

時間又唔知過咗幾耐，我嘅三魂七魄開始慢慢返嚟，我發現間屋多咗好多人，而我面前都企咗兩個男人。

兩個男人都着住普通嘅便服，一個後生啲，一個年紀大啲。

佢兩個條頸都戴住張證，當我諗住仔細睇下張證嘅時候...

「你係林生？死...，個仔係咪？」年紀大嗰個開口問我。

我眼向上望「係...」我冇咩力咁答佢。

佢哋拎起自己張證俾我睇。「林生，我哋係重案組，我姓盧，呢邊姓張。」年紀大嗰個介紹完自己再介紹埋隔離嗰個。

今次可以望清楚佢哋張證，就正如佢哋所講。

「林生，大約咩事我哋已經由嗰個李生口中略略了解咗啲。我哋伙記已經係呢度附近搜索緊，我諗凶手應該未走得遠。」個盧sir同我講。

冇出過聲嘅嗰個張sir，望住咗我個樣一陣，皺咗一皺眉頭，然後同盧sir咬耳仔講咗啲嘢。盧sir聽完之後諗咗諗，再睇住張sir，張sir就唔係幾好意思咁耷低咗頭。

「頭先李生話自己太驚，唔係好清楚記得凶手個樣。我知道你而家嘅心情好複雜，但我哋都需要你講下個凶手有咩特徵。」盧sir做埋手勢叫個張sir準備記低。

聽到佢哋話係附近搜索緊嘅時候，我突然記起啲嘢，然後企咗起身，指咗向窗口位置。兩個重案都好奇咁跟住望向窗口。

「佢，跳咗落去..」我自己講出嚟都覺得有啲疑惑，何況係嗰兩個重案。

「吓？」張sir唔太明白咁反應。

「你話凶手，跳咗出窗？」盧sir想確認一下我講嘅嘢。「但呢度係22樓喎。」張sir好似仲唔係好相信。

見到佢哋咁嘅反應之後，我都對自己嘅記憶冇乜信心。冇錯，呢度係22樓，跳落去根本就係自殺。但嗰個痴線佬唔似係會想死嘅人。

我行近窗邊，由22樓嘅窗口望落去。22層嘅距離令到地面嘅所以人同物都變到好似粒豆咁細，但隱約都見到有一班人圍住咗架車。

「盧sir!」一個同樣應該係重案組嘅女人聽完個電話之話過嚟。「樓下有架銀色貨van，車頂嚴重凹陷，地下同車頂都有未乾嘅血跡。」個女重案繼續講。

「咁，人呢？」張sir問。

女重案叉住腰，啱咗個大氣「問題就係車頂上面咩都冇。問過兩個路人，佢哋都聽到有嘢跌落架車嘅聲音。同埋，一道光，又紅又綠嘅光。但佢哋都話冇睇到有任何人或者屍體。」

「等陣先，又紅又綠嘅光？即係極光？」張sir嘅重點首先放咗係道光度。

光？冇人，冇屍體？先唔講道光嘅問題，由22樓跳落去竟然冇死到？冇未乾嘅血但冇屍體，即係佢只係受咗傷冇死到，而且仲...走咗？咩料呀究竟？！

女重案然後係電話度開咗張相出嚟，擺咗係我哋面前俾我哋睇。

張相就係樓下嗰架銀色嘅貨van「由個車頂嘅凹陷程度嚟睇，都有一定嘅高度跌落去。」

個盧sir嘆咗口氣「.....睇嚟近排啲古靈精怪嘢真係特別多。雖然有好多令人疑惑嘅地方，但唔完全代表跌落去呢個車頂嘅就係嗰個凶手。而且都仲未搵到凶手或者佢嘅屍體，先查下呢棟樓冇其他嘅墮樓案，再將周圍嘅CCTV搵晒出嚟。」

「收到。」女重案答。

去到呢度為止，雖然大家都難以相信凶手應該就係由呢度嘅窗口出去，但如果係真嘅話，另一個問題就出現。

「如果佢真係呢度出去嘅，佢係自己跳落去，定係你推佢？」張sir手指住窗，雙眼係望實我。

我周圍咁望，其他人其實都係同樣有呢個疑問，大家都望住我等我答。

的確一個正常人除咗想自殺都唔會係22樓跳落去，但呢刻我嘅情緒就係覺得好委屈。

「哼.....，你班人冇撚嘢吖？如果吖，如果真係我推，我仲會咁講？！我會同你講佢係門口走啦！...你班人望下發生咗乜撚嘢事未呀？而家我媽先係受害者呀！我媽俾個唔撚識嘅痴線佬殺咗呀！做嘢啦唔該！」講到我成塊面同對眼都紅晒。

「林生，你冷靜啲。我同事只係講出其中一個懷疑啫，當然係未搵到凶手之前都唔會下定奪。而且目前最重要嘅係要搵到佢先，我哋會盡力。我相信你要啲時間去整理你嘅情緒，同埋之後都有好多手續要搞，我哋會盡快聯絡你再做個詳細嘅嘅口供。唔該。」講完，個盧sir轉身諗住走。

我稍為將頭先嗰份委屈感收埋，然後大聲講「個凶手，高我大約一個頭，我諗應該1米8，身型比較健碩。佢着住件深啡色嘅拉鍊外套同長黑色褲。同埋佢，同我好似樣..」我再次得到全場人嘅注意力。

個盧sir同張sir擰返轉身，兩個互望。「你話個凶手，同你好似樣？」張sir問。

我啱咗個大氣，然後確定咁答佢「係。」

## 1.4

現時凌晨十二點三十五分，搞咗一大輪之後，我由一間醫院度行出嚟。

而家嘅我，一個人係條街度行。但我都唔知去邊。我條褲，我件外套，仲留有我媽嘅血。一月凌晨嘅風吹過嚟，唔單止個身凍，我個心都好凍。

我行到行人路邊一個木嘅長櫈度，我坐低咗。條街已經係冇晒人，面前嘅馬路都係間中先有一兩架車經過。

我一合理眼，腦海裡面浮現出嚟嘅係幾個鐘頭前發生嘅事。究竟我點解要經歷啲咁嘅嘢？個痴線佬，個仆街，點解唔殺埋我？

我開返眼，起身，走出去馬路中心。望遠條馬路，有架大型貨車駛緊過嚟。

我就一直企係馬路中心唔郁，而架貨車車頭大燈嘅光線就不斷咁接近。

「咩～」貨車響安。

如果要剩低我一個人去面對，不如就連我都....

然而貨車開始減慢速度，最終係我幾米面前停咗車。

貨車司機位嘅車門打開，落嚟嘅係一個中年大叔，佢個口咬住枝煙，行近望清楚我。

「嘩～真係俾你嚇撚死，仲以為我撞鬼。你想死呀？半夜三更企係條馬路度。」個司機用手拎走枝煙。

「做咩剎車..？」我喊晒口面咁講。

「你都痴撚線，你真係想死㗎㗎。你死還死，咪連累我呀！行開啦，阻住晒。」個司機見我唔郁，用手推返我上行人路。我亦都冇特別反抗。

個司機上返車，係開走架貨車嘅瞬間，佢補多句「你要死就死遠啲，唔好係度累人累物！」

我望住架貨車開走，我個心仲係跳得好快，睇嚟我係未有去死嘅勇氣。

死又唔夠膽死，要生存又冇意義，一怒之下，我一腳踢落隔離個垃圾桶度。

我不停咁擺個垃圾桶嚟出氣，啲垃圾俾我整到周圍都係。

出咗啖氣之後，我坐返低係張木嘅長櫈度。我雙手抱頭，準備又想喊出嚟嘅時候，我望到我雙腳之間好似有啲嘢。「嗯？.....啊....！」

我成個人嚇到彈開咗幾尺，係一個黃色識郁嘅嘢。因為周圍又黑，街燈又暗，一時睇唔清係咩嚟。

我好奇行近少少睇，係一隻鴨仔BB嚟。點解呢度會有隻鴨仔嘅？

係我左諗右諗嘅時候，隻鴨仔慢慢行近我，佢打開佢個對未發育嘅細鴨翼，行一步身體向右傾，行兩步向左傾，然後行到我腳邊圍住嚟轉。

見到隻鴨仔咁得意，我放低咗戒心。我跔低嚟就一就佢個高度。睇仔細啲，就係一隻普通嘅鴨仔，雖然唔知點解會係度出現。

我小心咁用兩隻手抱起佢，擺係我面前。隻鴨仔係我手掌上面，冇乜點郁，淨係望實我，然後個頭向右側咗一側。

「你係嚟可憐我㗎？」我問隻鴨仔。

「你都係自己一個吖？」當然佢係冇答到我。

我望到佢成身泥咁，我諗咗好耐。然後決定暫時先將佢帶埋返屋企。

我起返身，向屋企方向前行。我一手托住隻鴨仔，另一隻手嘗試去摸佢個頭，佢都唔太抗拒。

呢個時候，我身後面好似有道光從後照過嚟咁，閃咗一下。我以為有車經過，但望去馬路個邊又鬼影都冇隻。等等，差啲唔記得咗執返好啲垃圾。

我轉返身，先放低鴨仔，諗住執返好個垃圾桶。但行過去先見到，瞓低咗嘅就得個垃圾桶，周圍都好乾淨，冇垃圾。

「嗯？」頭先我唔係踢到成地垃圾㗎咩？我記錯咗？我睇錯咗？

雖然有少少奇怪，但又唔係乜咩大件事，我就冇再糾結落去，況且乾淨啲仲好。

於是我將垃圾桶棟返好，就準備返屋企。隻鴨仔仲好乖咁係旁邊等我，我抱起佢之後就離開咗。

出之後，我返到屋企門口。門口貼住咗啲warning帶。我屋企而家已經係一個凶案現場。

我冇理到啲帶，照舊係褲袋擺條鎖匙出嚟開門，而呢條鎖匙正正就係俾個殺人犯偷走嘅個條。

我抱住隻鴨仔一齊行入呢個既熟悉又陌生嘅凶案現場。係廚房嘅位置，放咗好多有數字嘅牌。屋企係呢一刻感覺好冰冷，好靜。

我好唔容易先將以前嗰段痛苦嘅記憶抹走，以家又需要幾多時間先可以適應到呢個新地獄。

我將鴨仔放係廁所地下，搵咗個膠盆，開咗熱水爐，放咗啲暖水入個盆，再放埋鴨仔入去。

隻鴨仔好似心情唔錯咁，不停圍住個膠盆內圍轉圈圈咁游。佢擘大對小鴨翼係度拍，個頭耷低插入水裏面，佢開始自我清潔。

我挨住牆兩腳伸直咁坐低咗。我望住鴨仔將自己慢慢咁洗乾淨，再望下自己，佢係着住套有血嘅衫褲。

然後我望出廁所門口，屋企廁所可以直望到廚房。現實嘅廚房係空無一人，但係我眼前呈現出嚟嘅又係幾個鐘頭前嘅場景，刀尖插入下巴。

我伸手捉住廁所道門。

「嘍！」

我大力咁門埋咗道門。

## 1.5

現時凌晨一時零三分，我坐咗係屋企廁所地下，間離放咗個裝住暖水嘅膠盆，膠盆裏面有隻自我清潔緊嘅鴨仔。

「我叫你咩好吖？」我問隻鴨仔。

「.....」

「點解你連叫都唔叫嘅？鴨仔唔會叫㗎咩？」

「.....」

「你有冇屋企人？唉...睇嚟你同我一樣都係一個人，我啱啱就係出面失去咗我世界上唯一嘅親人.....」我開始對住隻鴨仔講自己嘅身世。

「.....所以，我諗，我可能會變成嗰個痴線佬咁。」與其話係我帶隻鴨仔返嚟照顧佢，不如話係佢照顧緊我，我個心。

「如果俾我再見到個仆街冚家劇....」我望住鴨仔係盆裏面不停咁游，不停咁轉圈。

「圈圈，我以後就咁叫你啦，見你咁鍾意轉圈係度。但你係男定女？」

「.....」

「Okay..」我行出廁所，去咗房攤返套乾淨嘅衫褲。

我將而家着住嘅污糟衫褲除咗，用咗個垃圾袋裝住。然後去沖個涼，將身上面每個角落都洗乾淨，洗出嚟嘅水仲夾雜咗少許嘅血跡。

我同圈圈都沖完涼之後，我哋企咗係個客廳，環望周圍。

我將圈圈放低咗係梳化「我今晚真係唔想係度過夜。」

於是我攤部電話出嚟，打咗俾李浩朗。電話響咗大約二十秒。

「喂...，咩料吖？」對面應該係已經熟睡嘅狀態，夾硬俾我嘈醒咗。

「喂，sorry 吖我，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

「吓？幾點呀而家？....一點半！幫咩忙呀你要？」

「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過晚吖？」

「.....」



「喂？」

「無啦啦過咩夜呀？邊有人三更半夜先嚟問㗎？」

李浩朗係我最好嘅朋友，亦都係我唯一嘅朋友。我哋由中三識到而家，成個中學時期係得佢會主動同我講嘢，應該話係得我哋會同大家講嘢。

得到李浩朗嘅同意之後，我開始收拾行裝，擺咗啲必需品。出門口前我拎埋袋裝咗有染血衫褲嘅垃圾袋。

我落到樓下，將袋衫搵咗係大廈出面嘅垃圾桶。我都唔知係咪應該搵係度，俾人見到會唔會又報警㗎？我諗咗下，算啦就咁啦。

既然人係樓下，我兜咗個圈去睇睇個架貨van。架貨van仲未拖走，但周圍係封住咗嘅。

架車嘅狀態就正如頭先女重案電話裏面張相一樣。我企咗係度諗咗一陣，我係咪唔記得咗啲嘢。

「啊....圈圈。」原來我唔記得帶埋圈圈落嚟。

於是我帶住呢個唔好意思嘅心情去搭，到咗22樓，門打開，前面有個人很快咁走過，佢走咗去樓梯個邊。

我見到呢個人嘅反應就好似我今日第一次見到嗰個痴線佬咁，佢有啲似我。但我只係見到佢嘅側面，而且係佢行過嘅呢一秒幾我睇得出佢係一個女人㗎。

係門要門嘅時候，我撇返個開門掣。一定係睇錯咗，咁短時間，又得個側面，加上我啱啱發生啲咁嘅事，敏感啲好正常嘅，係我多心啫。

入返屋之後「Sorry吖，圈圈。....圈圈？！」張梳化度唔見佢，房入面又冇，廚房又冇。

最後打開廁所門，原來係度。圈圈係廁所地下周圍咁行。

「你搵咩呀？個盆呀？頭先仲未玩夠咩？個盆...咦？」我講講下都發現個膠盆唔見咗，但我好似冇收埋到，定係我有？

「唔好搵啦。我哋走啦，聽日再俾你浸過啦好冇？」我冇等佢同意就一手抱起佢準備離開。

我係樓下截咗架的士，講咗地址俾司機聽。我見到個司機係倒後鏡用奇異嘅眼神望住我兜住隻鴨仔。

司機將我車到李浩朗樓下，落車之後我上到去李浩朗屋企門口諗住撇門鐘，但我費事嘈醒佢屋企人，所以我打算打俾佢，叫佢開門。

識李浩朗咁耐，都去過佢屋企幾次，但過夜真係第一次。我使唔使同佢屋企人都解釋下咩事呢？

呢個時候，道門打開咗，李浩朗出嚟。

李浩朗身高比我矮少少，大約1米65，身型消瘦，好似張紙咁，以前中學係傻下傻下咁，而家換咗個

髮型反而係靚仔㗎。

李浩朗見到我，隔咗幾秒之後第一句係「做咩攞住隻鴨？....我唔識割鴨㗎。」

「圈圈唔係攞嚟食㗎。」我好認真咁答佢。

「....圈...圈？」李浩朗同個的士司機一樣嘅眼神。

## 1.6

現時凌晨一點四十一分，我同李浩朗坐咗係佢屋企嘅客廳，而圈圈自己係枱上面玩，係度轉圈。

李浩朗同我講佢兩老去咗旅行，過幾日先返，而佢仲有個大三年嘅家姐，都係出咗去。

「佢又真係，係咁轉圈㗎。」李浩朗望一望圈圈，又望一望我，感覺佢好想安慰我，但又唔知講啲咩。

基因我將所有事都講咗俾佢聽。

李浩朗從來都唔係好識點安慰人，有時會講同做啲奇怪嘅嘢。但佢絕對係一個好好嘅聆聽者，從來都係。

「我而家冷靜咗啲㗎啦，要喊嘅，頭先都喊咗好多。」呢句講出嚟，好似係我安慰佢多啲。

「同你好似樣吖？」

「嗯。」

「22樓跳咗落去冇死吖？」

「嗯。」

「會唔會佢係講真㗎？佢連你以前啲嘢都知。」

「我點知。」

李浩朗一時又望下我，一時又望下個天花板，一時又望下個地下，感覺佢仲係好不知所措。

「係囉，近排啲痴線嘢都幾多，又咩極光事件，又殺人又剩咁。」李浩朗開電視，諗住幫我轉移下話題。

「我冇咩心情呀，有人聽下我講嘢就好好多㗎啦。..等等！唔好撇走住。」我望住電視嘅畫面，阻止咗李浩朗撇走。

「做咩呀？」李浩朗見到我成個眼神都變咗。

電視播緊嘅係新聞，新聞嘅內容係講緊日頭嗰單便利店職員遇害事件。

「係佢，就係佢。」我指住個電視。

而李朗浩唔使我指住，都望緊電視，佢嘅反應係擘大個口得個窿。

我哋兩個睇到嘅係新聞公開咗犯人個樣。日頭殺咗個職員嘅人就係嗰個痴線佬。

新聞表示犯人仍在逃亡中，請廣大市民小心謹慎。

「真係同你好似樣..」李浩朗驚訝。

跟住落嚟嘅幾分鐘，我哋兩個都無語咁坐咗係度冇反應。

「我要搵佢出嚟。」

「點搵呀？連嗰班所謂嘅差佬都搵唔到嘅話。」

「搵佢出嚟，用返同一個方式殺咗佢！」

「....」「你要殺人？」

我對眼紅晒咁問返李浩朗「咁係你會點呀？嗰個係你老母呢如果？！」

見到李浩朗個樣嚇親，佢應該係未見過我而家呢個表情。

佢吞咗啖口水，答我「就算係要殺佢都好，你都要休息下㗎。你應該都好叻㗎啦，睡醒一覺再諗啦好冇？」

「Sorry...」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好似擺咗無辜嘅李浩朗嚟出氣。

李浩朗指住走廊最入面嗰個房「你瞓住我老竇老母間房先啦。你聽日都應該仲有好多嘢搞㗎啦。我聽日應該可以放早兩個鐘，我收工再嚟陪你啦。」

「李浩朗。」

「？」

「我，我唔想一個人瞓。可唔可以係你間房瞓？我瞓地下得㗎啦。」

李浩朗嘆咗口氣「你等我搵搵先，我老豆應該有啲露營嘢，睡袋、睡墊之類。」講完佢就去咗佢老豆老母間房。

我抱起圈圈，問李浩朗借咗兩條毛巾，整咗個簡陋嘅床俾圈圈。

李浩朗幫我整理咗個瞓教小空間係佢間房嘅地下。我將圈圈張床仔擺咗係我張床嘅隔離。

我哋三個都就寢咗係各自張床。

「你，係邊度偷隻鴨返嚟？」李浩朗問。

「好人好姐我偷隻鴨嚟做咩？」我反問。

「係佢搵到我㗎。」我補充。

「……」

「平行宇宙嘅話，唔係應該同你一模一樣先係㗎咩？」李浩朗再問。

「李浩朗。」

「咩？」

「多謝你。」

「……」

「我真係好耐冇試過全身起雞皮。」李浩朗舉手閃咗燈。

我合理眼，個腦仲有好多嘢諗，例如我好似冇餵過圈圈食嘢。

我以為我會瞓唔著覺，但大約過咗十分鐘我就熟睡咗。

## 1.7

現時朝頭早七點十五分，李浩朗嘅返工鬧鐘叫醒埋我同圈圈。

我勉強起身，同李浩朗仲有佢家姐一齊食咗個早餐。

佢家姐叫李海嵐，但聽講冇人敢叫佢全名。前幾次見佢，身高同我差唔多，無論係打扮，行為都似係一個江湖中人。

但呢個朝頭早，我第一次見家姐着件淺黃色嘅睡衣，all back紮起黑色嘅直頭髮，冇化妝。

完全係另一個人，原來家姐都有清純嘅一面。

家姐食完早餐就點起一枝煙，然後係雪櫃擺咗枝香蕉奶出嚟飲。

我望住佢一啖煙又一啖香蕉奶，諗緊呢個係一個咩畫面嚟。

家姐見到我望住佢，佢就擺多咗枝香蕉奶出嚟擺係我面前「咪再望。」

「係。」俾佢惡到添。

「我收工再搵你啦。」李浩朗臨出門口前講。

家姐跟係李浩朗後面，打扮完嘅佢又變返江湖中人咁樣。

等佢哋出咗門口，我打俾公司請咗假。然後再上網搵下有咩可以餵俾圈圈食。

我係李浩朗屋企搵到啲米，之後煲咗個稀粥俾圈圈。我將啲粥擺係佢面前之後，果然佢都真係好餓，成個鴨仔頭都活埋咗係碗粥度咁滯。

唔使三分鐘圈圈就已經食完碗粥，然而又開始圍住個碗係度轉。

照顧完圈圈啲膳食之後，我又係時候做返啲正經嘢。既然已經知道咗便利店殺人犯就係嗰個痴線佬，我諗住通知嗰班重案。

係我擺部電話出嚟嘅時候，有個未知電話打過嚟，嗰班重案首先聯絡咗我，叫我過去。於是我倒咗啲水留俾圈圈之後，我就離開咗。

「請坐。我哋需要錄影，你同意嘛？」係我面前嘅又係盧sir同張sir。

佢哋帶咗我入一間房，門埋門。房入裏有張長方枱，四張櫈，一部錄影機對住我，我嘅左手邊有塊大鏡，應該就係嗰啲雙面鏡。

我點咗頭，表示同意錄影。

我哋面對面咁坐，我望向上，間房嘅角落頭有部電視，個畫面可以見到成間房，仲有我對面部錄影機

嘅畫面。

「林生，係做個詳細嘅口供之前，我哋有幾個問題。」張sir擺咗疊文件出嚟擺係枱面。

「7仔嗰兇手，就係佢。」我率先開咗口。

張sir停滯咗一陣，冇即刻回應我，而係係佢疊文件度擺咗兩張相出嚟放咗係我面前。

右手邊嗰張相係CCTV嘅Cap圖，相入面嘅人好清楚見到就係嗰個痴線佬。

「尋晚個兇手係佢？」張sir指住右邊張相。

「係。你哋搵成點？佢係咩人嚟？」我追問。

雖然好心急想聽到啲新消息，但對眼都好自然咁望向左邊張相。「唔係呀話！？」

左邊張相都係CCTV嘅Cap圖嚟，冇右邊咁清晰，但都足夠睇到係一個男人，成個頭劓青，身型同我一樣唔肥唔瘦，右眼上面好似有條一吋長嘅刀疤。

最重要嘅係呢個男人又係一個同我極似樣嘅人。除咗造型唔一樣之外，面型五官可以話係同我一樣。

一時之間，我唔識點反應，個腦有好多嘢彈出嚟，但把口就一粒字都講唔出。

「林生，左邊呢個男人，係尋日黃昏嘅時段涉嫌一單姦殺案，同樣係下落不明。」盧sir今日第一次開口。

又係殺人？個痴線佬係同我好似樣，但呢個刀疤佬真係我個樣嚟，無論睇多幾眼都係。

「呢度兩個人，左邊有晒成個樣，有指紋，有體液。右邊同樣有成個樣，有指紋，有血液。話係話有晒啲啲資料，但都係確認唔到呢兩個人嘅身份，應該話暫時搵唔到佢哋嘅資料。」

「所以，而家係連佢個名都冇？」我問。

盧sir好語重心長咁答我「係。」

跟住，張sir又擺咗部手提電腦出嚟。佢揸一揸空白鍵，畫面開始播片。

「呢啲係我哋搵出嚟嘅CCTV，可以見到佢哋之後嘅行蹤。」

「首先係有刀疤嗰個，最後見到佢係凌晨嘅兩點三十四分，我哋有佢入咗旺角一間酒店嘅畫面，但冇佢離開嘅畫面。係兩個鐘頭前，我哋同事去咗嗰間酒店，佢已經唔係房入面。」

「佢住嘅嗰個酒店房係11樓，窗口係打開咗，係窗口對應嘅樓下地面，發現有未乾嘅血跡。由於窗口嗰邊附近有CCTV，血液嘅化驗報告都未出嚟，我哋暫時未知係咪佢墮樓。」

點解又係跳樓？到底呢兩個人係咩人嚟？佢哋係不死之身？

電腦畫面之後播第二個人嘅片，輪到嗰個痴線佬。

「跟住係另一個，係你住嘅嗰棟樓大堂同嘅CCTV都見到佢係大約七點二十分進入棟樓。同樣冇佢離開嘅畫面。」

「但係，係我哋發現嘅銀色貨van後面距離五米左右嘅位置，有架私家車。而家播緊嘅就係呢架私家車嘅車cam。可以見到墮樓嘅畫面，雖然見唔到正面，但佢當時着嘅衫褲同林生你所講嘅吻合。之後就係，極光。」

車cam影到個人跌落架車，過咗幾秒，開始發光，又紅又綠嘅一道光覆蓋咗全身，呢道光大約只有三至四秒，隨住道極光嘅消失，身體亦都跟住消失埋。

最後，車cam影到嘅就只有一架凹陷咗嘅貨van。

「而且，車頂上面凹陷嘅位置仲有啲燒融咗嘅痕跡。」

第二次衝擊。就算親眼目睹我都唔係好信，唔係死咗，唔係走咗，係原地消失咗。

「呢個應該就係近排啲人講緊嘅極光事件，但發生係人嘅身上就好似係第一次。」

我嘅表情表現出我完全唔知情「極光事件？」

「你冇聽過？近排網上面有十幾條片影低咗。」張sir用部電腦搵咗啲佢講嘅片俾我睇。

呢幾條片嘅內容，就係有人影到佢哋嘅一啲物品突然發光，然後消失咗，全部都係啲生活用品。

睇到呢啲片，我醒起尋晚我係條街度踢到一地都係嘅啲嘅垃圾，我諗唔係我記錯啦，應該就係呢啲極光事件。

「網上面有嘅極光事件目前都只係一啲物品，人嘅話呢個應該係第一次。雖然都有人話前排嘅失蹤案都係極光事件，但都係講啫，冇人有片。」張sir補充。

「無論呢個係集團式犯罪又好，...魔法都好，我哋警方都會盡全力去將兇徒緝拿歸案。而我哋俾你睇呢兩個男人嘅原因，我諗林生都知道，雖然聽落去好似有啲出奇，但呢兩個男人都同林生你好似樣。我哋想問嘅係林生你真係唔認識佢哋？」盧sir小心咁問。

「我！...我唔認識佢哋，從來都冇見過，到尋日為止。」原本我係想發脾氣，但我諗諗下而家咁嘅情況，佢哋有咁嘅諗法都合理嘅。

「對唔住，林生，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哋問嘅呢個問題，呢兩個人再犯案嘅機率極高。老實講，我哋手上有嘅線索好有限，那怕係少少嘅線索。」盧sir解釋。

「兩位，我同你哋一樣咁混亂，而且我都好心急。我尋晚第一次見到佢哋時候，佢有講過，平行宇宙。」我開始一五一十咁將尋日收工之後嘅事講出嚟。

對面兩位，一個翹住雙手，一個記低我講嘅嘢。但係兩個都冇及時做出啲咩反應，中間有幾次互相嘅交換眼神。



「如果真係平行宇宙嘅話，咁就所有嘢都可以解釋...」盧sir睇住張sir，張sir及時收咗聲。

「唔該晒你，林生。如果再有其他嘅資訊，請隨時聯絡我哋。」盧sir開始整理枱上面嘅文件，張sir都即刻幫手。

「....」

「嘍。」我行出咗嗰間房。

## 1.8

現時朝頭早十點十三分，我行出去條街，搵咗張櫟坐低。

一下子多咗兩個資訊，一個同我幾乎一樣嘅人，同埋極光事件。我擺部電話出嚟開始搵有關嘅嘢。

我睇多咗幾條極光事件嘅片，其他基本頭先已經知道。

再碌多幾下，見到有條熱門嘅片係有關今年嘅預言，於是我開咗嚟睇。

條片由一個男人，自稱嚟自天神嘅信差所拍。

「...世界將會迎嚟末日。先係身邊我哋熟悉嘅人同物逐漸咁消失，之後前嚟嘅會係我哋未見過嘅，無形嘅危機，同埋群星下墜。天神嘅憤怒已經將地獄嘅傳送門打開，而呢一切都係原自你嘅狂妄，對天神嘅無視！.....」

呢個時候，條片俾人暫停咗，係李浩朗打嚟。

「喂！黃大仙姦殺案，你快啲睇下！」

「我知道咗啦。」

「今次呢個犯，完全就係你個樣嚟。網上面已經有人講呢兩個犯個樣啦。」

「我知呀。你唔好激動過我先啦。」

「個男人講嘅嘢應該係真㗎啦，星。」

到尋晚馴之前我係一啲都唔信，但而家，我嘅諗法開始動搖。但無論係真定假，唯一佢殺咗我媽呢個係事實，呢啖氣我點都唔會吞。

時間到咗夜晚，我同李浩朗係佢間房討論。我將今朝得到嘅資訊都講咗俾佢知。

「搵唔到呢個人，仲要有片影到佢發出極光，咁係真㗎啦啎！但22樓跳落去，佢係咪死咗都唔知。」

「我唔知，我淨係知我好亂。」

「所以佢哋係去唔同嘅宇宙殺人？」

「如果係真嘅，即係話我唔會再見到佢，呢世都報唔到仇。」

「如果佢真係平行宇宙嘅你，會唔會你都...」

呢個時候，房門打開咗「食飯！」係佢家姐李海嵐。

「啊！」我哋兩個都同時嚇親，下意識成個人坐直咗。

我去飯枱坐低，見到面前我碗飯成座塔咁高。李浩朗係我耳仔邊細聲講「我同佢講咗你咩狀況。但放心，平行宇宙嘅嘢我有講。」

「食飽佢！」家姐同我講。

「係。」我有冇聽錯？佢應該係想叫我食多啲而唔係鬧緊我吓話，可能係佢唔慣親切咁講嘢。

同埋今晚嘅家姐又係冇化妝，睇落真係順眼好多。

「係嗎！」我突然醒起圈圈。我擰頭去望圈圈，佢經已將個頭插咗落個碗度食緊嘢。

「我幫隻死鴨煮咗嘢食。」家姐邊食邊講。

「唔該。」我感謝佢。

「佢真係一粒聲都唔出㗎。成日見佢擘大個口但又冇聲。」李浩朗好奇。

「我都有聽過。」我集中返係餐飯度，夾咗幾舊餅嚟食，意外地家姐啲廚藝都唔錯。

「兩位，多謝你哋，我打搞多你哋一兩晚就會走㗎喇。」我同大家宣布。

「你可以再留多幾晚㗎，我老豆老母都有咁快返。」李浩朗建議。

「唔使喇，我始終都要返去面對，同埋都要執嘢、洗地、準備之後喪禮啲。」我拒絕咗。

「你有咩要開聲㗎，你唔係一個人㗎。」

聽到佢再次講呢句，我成個鼻都酸咗，諗緊好彩我呢兩日過咗嚟。

「嗯。同埋餐飯好好食。」我含住泡眼淚，想快啲轉咗個話題佢，我唔想大家見到我喊住咁食飯。

家姐聽到我讚佢煮嘅飯好食，佢淨係望咗我一眼，冇回應我。

嗯？家姐頭先係怕羞咗一下？我望住家姐，諗緊今日家姐係我心目中嘅形象真係完全唔同咗。

我望住家姐嘅期間，我感受到有另一個熾熱嘅視線望住我。

我望過去，係李浩朗用一個奇怪得嚟又強硬嘅眼神望住我。

唔知點解，我好似明白佢呢個眼神係咩意思，佢應該以為我對佢家姐有意思。

於是我都用一個堅決嘅眼神加上小幅度嘅搖頭，想表達俾佢知，你誤會啦。

我哋兩個無言咁互望，隔空向對方傳遞訊息。

「深情對望完未咁你兩個？！食飯！」家姐打斷我哋。

我哋又嚇到彈咗一下之後，即刻大啖大啖咁扒飯。

就係咁，又過咗三日，工都係要照返。

係呢三日，兇手嘅行蹤仲係毫無進展，網上面已經對呢三單殺人案件冇晒興趣，可以話係忘記咗。

但係，「世界末日」、「極光事件」呢兩個話題嘅熱度係持續上升緊，唔單止香港，世界各地都有人講緊。

極光事件嘅片係世界各地都有彈出嚟，影到極光嘅片幾乎係成為一個KOL嘅必影項目，但都仍然未出現有真人嘅極光片。

目前為止，網民嘅態度都係比較輕鬆，一但全世界都睇到真人極光事件嘅話，佢哋又會唔會恐慌？

自稱天神嘅信差嗰條片爆紅咗之後，相繼都有唔同人同宗教團體出嚟講末日，將會有更大嘅災難來臨，要向神懺悔之類。但平行宇宙呢幾個字就冇人提起過。

放咗工之後，返到屋企樓下嘅我，行入部，搵22樓。

出咗，我係褲袋攤定條鎖匙出嚟，行到我屋企嗰單位，眼前嘅光景令我停咗係原地。唔係吓話，個天係咪想玩死我。

鐵閘門口前面，跔低咗一個少女，係前幾日門前經過嘅嗰個人。

## 1.9

現時夜晚七點零四分，係我屋企門前，有我企咗係度，仲有踏咗係門前嘅一個少女。

少女見到我嚟，企咗起身，望住我，半舉起佢嘅右手，搖一搖手，細細聲同我打招呼「你好。」

「....」

「我跟住落嚟要講嘅嘢，聽落會好荒謬。」佢雙手放背後，頭耷耷咁踏前一步，諗住行近我。「我係...」

「唔好！唔好行過嚟。」我伸出右手示意佢停係原地。

「哦..。Okay。」佢抬起頭，表情有啲疑惑。

經歷過前幾日嘅事，我第一時間嘅反應係要警戒面前呢個人。其實都估到佢話荒謬嘅嘢係咩，我都唔會好驚訝。

嚇到我嘅唔會係我將會聽到嘅嘢，而係我眼前嘅佢。

呢個少女睇落應該細過我，身高比我矮少少，同李浩朗差唔多，身型嬌小，塊面細細個，短嘅鬚頭髮。

佢個樣雖然係好似我，但橫睇掂睇佢都係一個女仔。

我見到佢嘅衝擊比起上兩個仲要大。而家我面前係一個女版嘅我。

「你可能會以為我係痴線，但我就係你，另一個你。」佢繼續開口。

「平行宇宙。」我好平靜咁講。

「原來你已經知道啦。等等，定係你唔係呢個宇宙㗎？但我跟咗...」少女問。

「你叫咩名？」我問。

少女個表情帶有問號咁諗咗諗「林日星。」

「...」

「我哋可唔可以入去傾呀？」佢一隻手用手指公指住我屋企，一隻手攬住自己。

聽到呢個問題，我留意到佢着得一件長袖T恤。以而家嘅天氣嚟講，着咁少肯定會凍。

但係我仍然係好警戒佢，如果佢又係另一個痴線嘅，咁今次佢咪殺埋我？

「唔好意思，我諗唔可以。同埋唔該借借。」我行近門口準備開門。

佢好自然咁讓開「我知我哋未見過面，我都係第一次見到第二個自己，但我真係冇地方可以去。同埋我身上已經冇晒錢。」

我打開鐵閘門「關我咩事。」

「.....」

「你知唔知?!」佢都冇應我，但我就自己繼續講。

「你知唔知對上一個自稱嚟自平行宇宙嘅痴線佬嚟搵我，佢做咗啲咩呀？」

「吓?仲有一個?」

「佢殺咗我媽。」我係度做緊咩，我係發緊佢脾氣?

「.....」

「所以，如果你係嚟殺我媽嘅話，你遲咗啦。除非你係想殺埋我。」我背對住佢，唔知佢咩反應，但我唔想望住佢講。

「對唔住。我唔知你阿媽..。我諗呢段時間我孤獨咗太耐，唔知點解我見到你，我好開心，至少而家知道我唔係一個人。」

「打搞晒，拜拜。」我聽住佢嘅腳步聲行遠。

我都係冇回過頭，然後開埋道木門入屋。我轉身去門道鐵閘門，係門埋道木門嘅時候，我望到佢係度等，佢冇望我，而我望到嘅，係佢失落嘅表情。

最後我都係門埋咗門。我放低條鎖匙，再放低埋個背囊。我兩手放係張飯枱，撐住我向前傾嘅上身，我係度煩惱緊，係度猶豫緊，係度遲疑緊。

我維持咗呢係姿勢大約兩分鐘，最後我做咗個決定。我重新擺返條鎖匙，出屋，等，入去搵G樓。

部顯示嘅樓層不斷咁下降，而我就係度諗緊我係咪做咗個錯嘅決定「屌~」

落到嚟樓下，我左望右望都見唔到佢。然後我係周圍行下，最後嚟到一個公園仔。

原來少女日星坐咗係公園仔個石櫈度，佢都發現咗我，佢望住我，冇出聲，雙手抱住自己係度上下磨擦。

我行近問佢「你有冇殺過人?」

「我有。」佢一刻都冇猶豫過。而且我見到佢嗰個眼神同上一個唔同，我知道由佢嘅眼神嚟判斷佢係咪講大話有啲兒戲，但呢一刻我選擇咗相信佢。

「就一晚咁多。」我又住腰細細聲咁講，畢竟幾分鐘前我先係佢面前發咗個爛渣，可能對佢嚟講我先

係痴線佬。

「嗯。」佢聽到之後，嘴角上揚，微笑咗下，就好似望住我自己笑咁，但又唔會反感。

我帶住佢再次上返22樓，今次係我同佢一齊入屋。

「同我嘅好唔同，冇咁冰冷。」佢入屋嘅第一句。

唔知佢係咪係度比較緊佢屋企，但而家對我嚟講，我屋企係冰冷嘅。

圈圈係我間房行出嚟，得到咗少女日星嘅注意。「點解會有隻鴨仔嘅？」

「Hi」少女行前踏低摸一摸圈圈個頭。

圈圈冇驚親，反而合理眼拍晒翼咁享受緊，仲擘大個口，但依舊係咩聲都冇。

「嘩！」少女突然彈咗起身，雙手揪住雙耳。

我望住佢，完全唔知佢係咩事。

「好高音吖。」佢同我講。

我望一望周圍，又望一望圈圈，再望返少女，我係聽唔到有咩聲。

雖然都係唔知佢做乜，但我都要講下我俾佢留低嘅目的「既然你想留係度，我都想你幫我一個忙。」

佢撥一撥兩邊頭髮去耳仔後面「係。我咩都可以做㗎，煮飯、拖地、洗衫。」

「我需要嘅係，你知道嘅所有嘢。」

## 1.10

現時夜晚七點二十分，係我屋企，多咗一個陌生人，少女版林日星。

「我知道嘅嘢？」佢問。

「係。」冇錯，雖然我唔確定佢係一個乜嘢人，但佢都有有用嘅地方，話唔定佢可以幫我搵到嗰個痴線佬。

「無問題嘅，如果幫到你嘅話。」佢答應咗。

「咕咕～」

我哋嘅對話之中突然傳嚟呢個肚餓嘅聲音，係由少女嘅身上傳出嚟。

我望住佢，佢有啲面紅「可唔可以食啲嘢先呀？」佢唔好意思咁問。

講起上嚟我自己都未食晚飯，本身諗住叫外賣，但既然佢而家肚餓，我就去廚房搵下有咩食。

十分鐘之後，我煮咗兩個麵，煎咗兩個蛋、四條腸仔。一碗放係佢面前，一碗放係我面前。

少女望住碗麵，但未有起筷。既然大家都肚餓，就食咗嘢先，橫掂仲有成晚時間。

我先起筷，少女見到我食佢先開始食，原來佢係等緊我。

唔使十分鐘，我哋已經清咗碗入面嘅嘢。兩個空碗對立放係張枱，而我哋都坐咗係對方對面。我坐係右手邊，少女坐係左手邊。

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對我嚟講並唔係最重要，我只係想確認一樣嘢。

「所以你係嚟自另一個平行宇宙，都係叫林日星？你幾多歲？」

「係，今年19，你呢？你係呢個宇宙嘅林日星？」

「.....23。係。」「咁你係有穿越平行宇宙嘅能力？定係靠咩裝置？」

「原來你真係乜嘢都唔知，仲以為我哋全部都可以。唔係裝置，我諗係我自己。」

「咁穿越嘅方法係咩？」參考返前兩個人，答案應該係死。

「目前為止一定成功嘅方法係死。」

聽到呢個答案，雖然佢咁講可能有其他方式，但我想要嘅答案已經出咗嚟，嗰個痴線佬已經穿越走咗。

原先就大約預想到嘅答案，而家已經得到咗肯定，就算成件事情有幾荒謬都好。呢幾日接二連三發生



嘅事，我所見到嘅，所聽到嘅，都好似話俾我聽，呢啲嘢係真嘅咁。

「去邊個宇宙可唔可以揀？」

「我係唔可以，係隨機。」

即係就算少女有能力，都唔一定可以搵到佢。

「所以結論就係，佢連嚟到呢個宇宙都唔知，就係因為知道我媽係度，然後就殺咗佢，而且我仲要係永遠都唔會搵到佢。」

「...對唔住。」佢用同情嘅眼神望住我。

「哼...哼...。佢就係經過呢度，周圍殺下人，然後就走？」我無奈咁笑。

眼球開始變得濕潤，淚水慢慢咁填滿整個眼球「你都係咁㗎？吓？」

「...」佢迴避咗我嘅眼神。

我企起身，面上嘅表情消失，留低嘅就只有眼淚。我已經冇嘢好講。

我行入廁所，除晒身上嘅衫，行入浴缸裏面，打開花灑。

我抬高頭，合理雙眼面對住花灑，熱水由我個頭流到腳指。眼前係一片漆黑，正如腦海亦都一樣，可以感受到嘅只有水嘅溫度同聲音。

時間唔知過咗幾耐，我門水。皮膚冒出嚟一團團嘅蒸氣。我以一個赤裸裸，濕漉漉嘅身軀就咁行出廁所。

少女企係鋅盤前，應該係洗咗碗。「啊。」佢見到我之後，細聲嗌咗下就馬上向後轉身。

我冇理到佢，行咗去窗口前，眼望出窗，風吹過我塊面，感覺好空虛。

呢個時候，一把溫柔嘅聲音行入咗我對耳。

「16歲嗰年，我冇推佢，但我媽推咗佢落去，係幾日之後，我媽係同一個窗口跳咗落去。」

「...」

「我媽曾經對我嚟講，都係我最重要嘅人。以為係佢同我一齊挨過嗰段日子。原來一直係我一個。後來我大伯收留咗我，好唔容易咁，我以為可以重新開始，但我諗我條命係定咗，我注定唔會有好日子過。」

「17歲嗰年，我最後都係選擇咗自殺。...但個天連死都唔俾我，我就係咁開始咗。」

「所以，我想你知道，自殺唔會係終結。」

佢係以為我想自殺，我諗佢太睇得起我，因為我根本唔會有呢個勇氣。

我繼續無言，行咗入房，閉門，上床，冚被。

我只係好劫，好眼瞓。

# 1.11

現時朝頭早七點十分，電話鬧鐘響起。

幾經辛苦，我終於開眼，熄咗個鬧鐘。尋晚應該一合理眼就瞓著咗。

我望出窗，平時嘅呢個時間係我返工起身嘅時間。再睇下電話，今日係星期三，仲有兩個未接嘅電話，係冇Save低嘅號碼，但我有印象好似係嗰個張sir嘅電話。

我吸咗一口氣，而家我嘅心情已經唔想去理，唔想去諗。我起身，着返件衫。

我表情突然縮埋左一舊，頭仰天「黑次！」

我打開房門，諗住去個廁所，出到嚟見到飯枱放咗啲嘢食。

「早晨。你唔介意嘅話，我煮咗早餐㗎。」少女日星係廚房行出嚟。

我冇出聲，去廁所屙咗個早晨尿、刷牙、洗面。

出返嚟之後，我坐低咗，擺係面前嘅呢份早餐賣相都唔錯。就連圈圈都係度食緊。

我開着咗電視，擺起匙羹就開始食，少女見到我食好似放咗心咁笑，佢都跟住一齊食。

電視聲「荃灣城門水塘一帶發現有新奇嘅花種，呢種花嘅花瓣形狀就好似人嘅手，有手掌，有手指...」

「你今日係要返工？」少女問。

返工？我要返工？我仲要唔要返工？我而家要為咩而返工？都要交租，水、電、煤，都要生活，我自己。

食完之後，少女阻止咗我執啲碗碟，話等佢嚟。係咁我就入返房換件衫，準備返工。

到門口前着鞋為止，我今朝早都係冇出過一句聲。

「我，可唔可以留多一晚㗎？橫掂我呢度都唔會留得耐...」佢請求。「我可以幫你做家务，煮飯啲啲。」

事到如今，又有咩所謂，我都已經唔關心。我望一望佢，表情縮埋咗一舊，頭仰天「黑次！」，除咗打個黑次，我冇俾任何反應佢就出咗門口。

就係咁，少女唔止住多咗一晚，第二晚，第三晚都係。放工返到嚟，佢已經煮好咗飯係枱面。

唔單止煮飯，佢仲幫我洗埋衫又晾衫，而且睇得出佢有掃地同拖地，仲餵到圈圈飽一飽。

去到第三晚，我仍然係冇同佢講過一句嘢，呢幾日我都係處於無人之境，就好似靈魂出走咗咁，對身

邊發生嘅事都唔在乎。唔知道自己每日係為咩而過，朝頭早起身嘅目的係咩。

我係咪應該要放低？係咪應該唔再執著？係咪應該向前行？係咪應該搵人傾下？呢啲問題有邊個可以答到我？呢啲問題可唔可以唔好再出現係我腦海？我個腦可唔可以唔轉？

迷緊路嘅我，見唔到面前有任何嘅路俾我選擇。

今日星期六，放假嘅日子，瞓到自然醒已經係晏就嘅三點幾。

出咗房門，少女係廳同圈圈玩緊，我係佢身邊經過。

梳洗完，枱面依舊擺好咗飯餸「我同鴨仔頭先食咗啲啦。」佢放低咗杯水係枱面。

我依舊係無言咁坐低，飲咗杯水就開始食。少女擺走個空杯，重新倒咗一杯水又放咗係我面前。

「你屋企啲嘢食就嚟食晒啲啦。」佢手指拗一拗頭咁講。

可能佢都知我唔會應佢，佢講完就自己去咗收衫。而家嘅佢，完全變咗我嘅工人咁，我連佢夜晚係邊到瞓都唔知。

我獨自一個人繼續食，等到枱面嘅飯餸都落到我個肚之後，我坐係原位望住少女做家務嘅背影，諗咗一陣。

我，呢個狀態要維持到幾時？

今日天氣好似幾好。

然後，我入屋換咗件出街衫，擺咗鎖匙，環保袋，出嚟廳同少女講「行啦。」

「.....」「吓？」失蹤咗幾日嘅聲音，終於返嚟，少女一時之間都反應唔到過嚟。

「行，一齊去買餸。」我指住門口。

## 1.12

現時晏就四點十六分，事隔多日嘅我終於開聲，邀請少女日星一齊去買餅。

「哦...好吖。」少女顯得有少少愕然。

我都好耐冇正面注視過佢，睇耐咗先發現佢而家身上嘅衣著仍然係同幾日前第一次見佢嘅時候一樣。

「你..冇沖過涼？」我小心咁問。

佢雙手快速遞出嚟，連同個頭一齊左右搖動「唔係吖！我有沖㗎。係冇換衫啫...」佢急於解釋，但最後個句變得冇乜力。

見佢冇衫換，我就去我媽間房，打開咗個衣櫃，然後示意佢入嚟。

「你唔介意嘅，自己揀嚟着住先啦，你同我媽差唔多高，應該啱嘅。」

佢猶豫咗幾秒「真係可以？」

「橫掂都已經係冇人着。」我行出房，順手門埋門。

係等少女換衫嘅期間，我坐咗係圈圈隔離，抱起佢嚟摸。

呢幾日，我連圈圈都好耐冇理過，好彩佢都冇點嬲我，願意俾我摸。

少女出返嚟，佢揀咗件我冇乜點見過嘅普通灰色Hoodie，黑色牛仔褲。佢咁着出嚟，完全唔似係我媽嘅衫。

「行㗎啦嗰。」我放低圈圈。

「嗯。」少女過嚟幫我拎咗個環保袋。

我屋企附近最近嘅街市大約要行十分鐘，而我距離上一次嚟呢個街市都有幾個月，之前一向都叫外賣或者食罐頭。

嚟到街市，我係一頭霧水，唔知應該由咩開始，反而係少女帶領住我。

「以前我成日自己去買餅。」少女邊講邊物色緊有咩靚嘢。

「10蚊吖，靚女。」菜檔檔主問少女擺錢。

少女望住我，用眼神同我講，佢冇錢。

我將成個銀包都俾咗佢，根據而家呢個狀況，都係佢負責揀同買，我就係負責勞力。

「你未嚟我屋企之前，你啲錢係點嚟？非法勞工？」我忽然醒起，其實呢個少女仲有好多未知嘅問題

。

佢左望望，右望望，然後挨近我，抬起頭細細聲同我講「偷返嚟！」

佢講完又若無其事咁繼續買餅。

「咩呀？！你偷嘢？」雖然我大聲叫咗出嚟，但係街市裏面都係普通聲量嚟。

「放心啦，我好小心㗎。何況都只係幾百蚊啫，我一個人嚟到呢個陌生嘅地方，身無分文，又冇身分證。我需要幾多就擺幾多㗎咋。」佢再一次若無其事咁安慰我。

我停低諗咗一陣「有咩分別呀？！」差啲俾佢嗰個奇怪嘅邏輯混淆咗。

「係邊呀？」我追問。

「街市。」

「！」

「唔係呢度㗎。咁我冇嘢落肚，都係逼不得已啫。」

「Okay

okay，知啦。總知你以後唔好再咁啦。」佢真係一個莫名其妙嘅少女，平時見佢怕怕羞羞咁，真係估佢唔到。

「哦。」佢笑住咁答我。

「笑咩呀？」

「冇，我覺得你心情好似好返啲。」佢又將頭髮撥去耳仔後面。

「你邊隻眼見到我的心情好呀而家？」心情有冇變我就唔知，但的確今日我講嘅嘢夾埋都比前幾日多。

「呢兩隻，嚟。」少女第一次嘅露齒笑。

如果係心情嚟講，反而係佢好咗好多。

最終，一個環保袋係完全唔夠，我同佢都用晒兩隻手先擺得晒我哋買嘅嘢。

係返去嘅途中，少女表示好耐冇食過雪糕，於是我哋買咗兩杯雪糕，搵咗個公園仔坐低。

我哋食住雪糕，眼前有幾個小朋友係度跑嚟跑去。呢一刻，係一個平和又普通嘅時間，同我嘅心境嚟比係截然不同。

平行宇宙嘅我、殺母之仇、極光事件。

我而家嘅心境係比較矛盾，係想咩都唔理但又放唔低嘅感覺。

呢個公園仔，令我諗起一個長頭髮嘅女人，但可能當時太細個，唔係好記得咩樣。

「如果你真係另一個我嘅話，我哋係咪同一日出生？」我突如其來嘅問題。

「數到三我哋一齊講。」佢提議。

「1·2·3！」

「1月20」我。「1月30」佢。

「……」

「前日？即係你已經20歲？」

「今年係19。」

「有冇生日願望？」我隨便順口咁問。

「嗯～～其實每年都係一樣。我希望有一個普通嘅家庭，有一個好朋友，可以鍾意一個人，結婚，再組織返一個普通嘅家庭。簡單咁講就係想要一個平凡的人生。」

我順口一問嘅問題，但得嚟嘅係一個真摯嘅回答。可能係成長環境差唔多嘅關係，我好明白佢講嘅嘢。

佢想要嘅嘢亦都係我想要嘅嘢。

「但而家，我想留底...。我食完啦。」佢彈咗起身。

搽完垃圾之後，我哋兩個再重新上路。

## 1.13

現時黃昏五點三十九分，我同少女買完餅，係返屋企嘅路上。

佢行係我前面，我見到嘅係佢背面短又攣嘅頭髮，雙手連同兩袋嘢放係屁股後面。

我哋漫步行係呢條黃昏嘅道路上，呢一刻係呢段日子以嚟最平靜嘅時間。

「你點解唔留係同一個宇宙吖？」我係背後向佢提問。

「....」

「如果係要死先會穿越到去另一個宇宙嘅話...」

「....」

「定係你曾經做過嘅嘢，令到你逼不得已一定要走？」平靜嘅時間俾我打破咗。

我哋兩個都停止咗腳步。

少女90度轉身，唔係面向我，而係面向左邊嘅嗰個黃昏景色。

由左邊吹嚟嘅微風，吹起咗佢嘅瀏海，完全咁露出佢嗰對充滿咗無奈嘅雙眼。

「逼不得已係真，而且我都覺得係因為我。」

根據返前兩個殺人犯，佢哋就連跳樓都要趕住離開，就係因為佢哋做咗啲傷天害理嘅事。

雖然睇落唔似，但始終我都只係識佢幾日，於是我單刀直入咁問。

「你做咗啲咩？」

佢再轉多90度，呢次係面對我，無奈嘅眼神變成認真嘅眼神。

「因為我留底咗。」

少女面向我，右腳向後踏，倒後咁行，我亦都配合佢嘅步速，向前行。

佢繼續講「我今次係真心想留低。但應該係由上年開始，我唔可以係同一個宇宙留太耐。因為留太耐，你哋呢個世界會有危險，而且今次比我想像中快.....啊！」

佢踩到身後地下嘅一舊石仔，身體不慎失去平衡，向後傾斜。

我下意識行快半步，放開手上拎住嘅嘢，捉住佢右手，拉返起佢將要跌倒嘅身軀。「你指嘅危險係咩？」



「唔該。」佢整理好亂咗嘅頭髮，執返起跌咗嗰兩袋嘢。「你可以放心，你唔會有機會見到㗎啦。」

佢轉身繼續踏上回家之路。

佢所講嘅危險，我諗係講緊近期嘅極光事件。所以啲極光事件之所以會發生都係因為佢？但係照而家嘅程度嚟講，都唔算係好嚴重。

原本就只有十分鐘嘅路程，我哋好快已經返到屋企。

一齊整理完買返嚟嘅嘢之後，我去咗沖涼，少女係習慣性地去準備今晚嘅晚餐。

沖完涼出嚟，我打開雪櫃，諗住飲返啲凍嘢飲。

「嗯？」原來我連嘢飲都冇晒，頭先又冇買到。

於是我同少女講聲，係佢煮飯嘅期間，我去樓下買嘢飲。

我樓下三分鐘路程有間超市，我係間超市求其揀咗幾樣嘢飲嚟買。

出咗超市，頂唔住口渴嘅我，開咗包檸檬茶嚟飲。

我邊飲住檸檬茶，邊沿住頭先條路行返去。途中，我路過間就嚟門門嘅麵包舖。

係間麵包舖嘅玻璃櫃裏面，仲有兩件蛋糕剩低。此時此刻，我諗起嘅係少女啱啱過咗嘅生日。

唉！做咩呀我？做咩關心佢？算啦算啦，繼續行啦。

行多兩步，見到有垃圾桶，我迅速飲埋剩低嗰兩滴檸檬茶，搽咗佢。

搽完垃圾，我倒返轉頭去間麵包舖，指住最細嗰件「唔該，我想要呢件。」

係囉係囉，我買嚟當飯後甜品食啫，唔一定要生日先可以食蛋糕㗎。我咁大個人，想買咩咪買囉，係囉。

最後，我係左手一袋嘢飲，右手一件蛋糕咁等緊過紅綠燈。

紅綠燈個綠公仔彈出嚟，我就行出馬路。係呢個時候，我右手邊迎嚟一道光，我望過去，係一架紅色的士。

的士呢一刻已經離我只有六至七米嘅距離，而且我見到嘅光源係有三處，車頭燈嘅兩盞燈，最後仲有司機位有一個人形嘅極光。

我已經驚到成個人定咗格，只能夠眼白白咁望住架車駛埋嚟。

但個天可能仲未想收留我住，司機位嗰道人型極光，手搭軚盤，向左扭。

架的士係將要車埋嚟嘅一瞬間，向左急轉，一嘢剷上行人路，撞入咗一間地產舖。

我知道自己冇俾車撞，一下子放鬆咗自己，腳軟軟咁坐咗係地下。我個心跳自上一次以嚟，再次達到高峰。

周圍嘅人都嚇死「嘩！」「嘩～咩事？」

有人行近架已經不似車形嘅士「司機呢？司機唔見咗！」

「極光事件吖！真人嘅極光事件吖！」有人大叫。

周圍嘅人開始擺電話出嚟，左影右影。

當個個都將注意力集中係架嘅士嘅時候，都總算有一兩個好心人行過嚟我身邊，問我有冇事。

我調整好自己嘅呼吸「冇，冇事。」

我努力咁企返起身，拎返起兩袋嘢。比起司機嘅極光事件，我更加關心我自己。

我仲係驚魂未定，除咗嚇到我傻之外，我照計應該係冇物理傷害，因為架車根本冇掂到我。但我硬係覺得有啲唔妥。

我慢慢咁離開呢個事發現場，周圍嘅人已經對我有興趣，全部人都拎住部電話圍住嗰架插咗係地產舖，出緊煙嘅士。

我拖住呢個有啲唔妥嘅身軀，返到樓下嗰個公園仔坐低。

我慢慢咁一呼一吸，我諗係一時嚇親㗎啫，啱下應該會冇事。

我個身有啲熱就除低件外套，放埋一邊。

我雙眼望住面前嘅公園設施，公園嘅燈光昏暗，但我對眼係感覺到周圍好光。係有人用電筒照我？

我企起身，光嘅源頭唔係周圍，我望一望我對手，再望一望我個身。

就係我自己發緊光。

# 1.14

現時夜晚六點二十分，我一個人係樓下嘅公園仔，發現我自己發緊極光。

極光？我？點解會係我？我而家係要穿越？定係我要消失？

我好驚，好驚「唔好，唔好唔好...」我合理咗眼，行前咗幾步。

求下你，唔好！

經過咗幾十秒，我仲係處於合理眼嘅狀態，但感覺上冇咩特別，我仲感受到我嘅心跳，仲有呼吸，我未死。

好驚開眼之後，係一個陌生嘅地方。

我小心咁開返眼，眼前只係同頭先一樣嘅景物。

我四周圍咁望，我身處嘅地方似乎係冇變。我身上嘅極光都已經唔再閃。

但我係穿越咗？定係咩都冇發生過？

我擰轉身諗住拎返啲嘢，但我唔知係踩到啲咩，定我踩唔到地，我一下子失足，仆街咗。

我集中我嘅視線，望清楚係咩事。我見到地下有幾個明顯嘅腳印。

地下係有幾個凹咗少少嘅腳印，仲好似有啲燒爛咗。咩事？頭先好似冇嘢喎。

我沿住啲腳印一直望過去，望到頭先坐嘅嗰張石櫈度有個半圓，燒爛咗嘅凹位，就好似有人挖咗下咁。係我坐過嘅位置嚟。

到底係咩料？係我整嘅？算啦，返去確認咗先。

我準備行嘅時候，先至發現我好似用緊腳板底直接行路。

我摸下自己，我啲衫褲唔見晒，就連底褲都冇埋，我係完全赤裸裸咁企咗係度。

我即刻去拎返頭先除低咗嘅外套。

「咩料呀？」好彩我已經係樓下，唔係我赤裸裸咁都唔知點行得遠。

我將件外套盡量拉到最長，拉拉下都勉強可以遮到重要部位

我部電話同其他嘢係放咗係外套度，電話係我平時嗰部，我亦都開到鎖，然後我選擇打俾李浩朗。

對面響咗一下就有人接「喂？咩事吖？」

係李浩朗把聲，我冇諗過聽到佢把死人聲我會咁放心「喂？」

「喂！你有咩事吖？成個星期都唔覆我messages。」

「我...冇乜嘢。遲下再同你講。」

「吓？不如你都係再過嚟住幾日先啦，你而家一個人，又亂諗嘢又剩咁。」

「唔洗啦，我okay。我再打俾你啦。」我收線。

如果係咁，我應該仲係同一個宇宙。但都仲有一個人要確定，少女日星。

我觀察下方人就迅速咁行入大堂，經過同保安微笑打個招呼，因為佢有個前台遮住視線，見唔到我下身原始嘅皮膚。

入到，有一個阿嬲係隔離，我拉實件外套，若無其事咁企係度。偏偏呢個阿嬲係上21樓，幾乎全程都係一齊。

我上返22樓，擺鎖匙出嚟開門，門係開到嘅。

入到屋，周圍係熟悉嘅環境，而且客廳個梳化上面，我見到圈圈。

「你終於返嚟啦？我煮好晒㗎啦。...點解唔着褲嘅...？」少女日星係廚房行出嚟，用眼掃一掃我全身。

「哦...嗯，倒瀉咗啲嘢啫。」見到佢，我終於放心咗。佢係唯一絕對證明到我有離開嘅證據。

「所以係條街度除咗...？」佢過嚟幫手拎走我手上啲嘢。我即刻入返房着返啲衫褲。

雖然係可以放心，但而家又多一樣嘢要擔心。我頭先應該就係發極光，照計就係要穿越嘅意思，就好似頭先個的士司機咁，但係我有離開到，仲係同一個宇宙，點解？

「你買咗蛋糕？但係成個爛咗㗎。」佢係廚房打開咗個盒。

「吓？哦。我...頭先唔小心仆街。」就係頭先馬路度腳軟嘅時候整跌咗。我應唔應該同佢講發生咩事？

「你有事吖？跌得好犀利？你塊面青晒㗎。」

「冇乜事。食咗飯先。」除咗唔見咗啲衫褲，其實我都冇其他嘅損傷，至少今次係。

我哋坐底係飯枱前，今餐比起過往幾日豐富咗好多。

大家開始起筷，我仍然表現得有啲心不在焉，少女都係度睇緊我面色，不過佢冇開口問咩事。

我突然放低筷子「你，除咗死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穿越？」萬一再發生嘅話，我可能唔會有今次咁好彩。



## 1.15

現時夜晚六點四十九分，我同少女係飯枱前，我問佢關於佢穿越嘅方法。

少女凝視住我「點解咁問嘅？」

我仲係猶豫緊講唔講出嚟「我好奇啫。」

佢放低咗飯碗「我都唔太肯定，但有一次我應該係未死嘅狀態傳送咗。」

我好認真咁聽，話唔定下一次就可以阻止到。同埋雖然唔係好重要，但原來佢叫呢啲做傳送。

佢繼續講埋落去「我記得係嗰次俾....，即係處於一個危險嘅狀態，我記得係好驚好驚，心跳係前所未有咁快，我合理咗眼。當時嘅我係必死無疑，但最後我開返眼，已經傳送咗去第二度。」

危險嘅狀態、心跳，根本就係對應咗我頭先嘅情形。不過，都好似冇最確實嘅一點。

其實我講俾佢聽都應該係冇問題，對我都有任何嘅不利。

然而，有樣嘢我都想問埋「你遇到咩危險？係咪就係你之前講嘅嘢，留係度太耐嘅話？」

佢諗咗一陣「嗯~~~係。」「我簡單啲咁講啦。如果我留太耐嘅話，宇宙之間嘅嘢會強制傳送，就係你哋所講嘅極光事件。」

「....」

「不過呢度都未到好嚴重，仲未出現人嘅傳送。但你放心，我唔會留太耐，我好快會走㗎啦。」佢表情充斥住可惜同無奈。

我靜咗一陣「已經有啦。」

「嗯？」

「我頭先...」我由過馬路開始，到冇咗啲衫褲為止都講咗出嚟。

唔知係咪受咗衝擊，佢一時之間都講唔到嘢。

「叮噹！」呢個如此認真嘅時刻，俾一個門鐘聲打擾咗。

門口由冇咁大打擊嘅我去開，原來係隔離單位大咗肚嘅李太。

「細佬吔，呢度整多咗啲豉椒排骨，你擺去食啦。」李太遞咗個食物盒俾我。

「吓？我...呢個...。多謝。」我禮貌上，首先接住咗個盒。

「嗯。慢慢食，個盒慢慢先還。.....」佢望住我，欲言又止咁。

「恩。多謝你，咁我唔客氣。」睇得出佢真係想關心我嘅。

李太兩公婆今年應該先三十幾歲，幾年前先第一次見李太，李生就由我搬入嚟就已經係度。同佢哋唔太熟，從來只係出入打下招呼。

「得啦，慢慢食。我返入去先啦。」李太轉身離開。

我擺住盒豉椒排骨入返屋，都算係人間溫暖嘅。

雖然本身今餐都多餸，但我都將盒排骨放埋係枱面加餸。

「隔離俾咗啲排...」我行返飯枱，見到少女頭耷耷咁，表情好嚴肅。

「估唔到今次咁快，又係因為我..，睇嚟我唔可以再留低。」

「食咗飯先，食完再講，就嚟凍晒。」

佢無可奈何咁再次拎返起雙筷子，見到佢咁都知佢冇晒胃口。

假設真係所有平行宇宙嘅林日星都有呢個能力，對於啲變態殺人犯林日星嚟講，呢個能力就係一個通行證，可以唔負責任咁做盡壞事。

而對於我面前嘅呢個林日星嚟講，就只係一個無窮無盡嘅地獄。

雖然以上兩者都係以死嚟傳送自己，然而殺人犯嘅林日星好似唔當係一回事。

我諗起嗰個痴線佬，佢係臨跳落去之前，佢嗰個表情同眼神，係有種享受嘅感覺。

「我聽日會走。」少女打斷咗我嘅思考。

絕對成功嘅方法係死，即係聽日佢要自殺。「聽日？即係你要...」

「唔可以再拖啦。你唔使知點樣，亦都唔使知幾時。」佢個樣微笑緊，我都未見過有咁痛苦嘅微笑。

「或者，唔係關你事。你確定係因為你？」

「我係最合理嘅解釋。」

「就算你傳送咗，你都唔會知嗰個世界咩事嘍之後。」

「如果再拖，就會有更加多嘅人強制傳送，之後其他宇宙嘅嘢會強制傳送過嚟。最後一定係隕石，世界末日。」佢講完之後，繼續食嘢。

# 1.16

現時夜晚七點三十二分，我同少女，仲有未完嘅晚餐。

少女聲稱留低太耐，各宇宙之間會有強制傳送。雖然我唔知咩原因我方傳送到，但都好似嗰個的士司機咁，唔能夠保證個個都好似我咁好彩。

事情去到呢個地步，我已經唔知講咩好。

我哋再次夾起已經凍咗嘅餸菜，起碼都食飽咗先。

我同少女已經識咗幾日，但真正相處嘅時間就只有今日。然而，我哋對大家嘅認識都仲係好淺薄，但我已經開始對佢放低戒心。

終於食完嘅晚餐，我哋一齊執拾返啲碗碟。

「一齊洗啦。」幾日以嚟都係佢洗，雖然我都叫做供住供食，但畢竟今晚都最後一晚。

我哋分工咁洗，佢用洗潔精，我過水。

佢嘅心情明顯低落咗好多，明明幾個鐘頭之前，我先感受到佢心情好似好咗。

「呢度，係你去過嘅第幾個宇宙？」我見到佢完全唔講嘢，應該係諗緊聽日要走嘅事，所以想幫手轉移下佢嘅注意力。

「吓？我，如果計埋本身嗰個，今次係第五個。」佢突然好似俾我叫醒咗咁。

然後，我哋展開咗一個漫長嘅對話。由佢去各個平行宇宙遇到同發生嘅事，到我哋個人嘅喜好等等，不知不覺我哋傾咗幾個鐘。

我唔打個噉路都唔知，原來已經係凌晨嘅三點鐘。我哋連嗰個爛咗嘅蛋糕都已經食晒。就連圈圈都頂唔順，瞓著咗覺。

「你呢幾日係邊個位瞓㗎？」我問。

佢指住個梳化「梳化。」

我指住我媽間房「你瞓嗰間房張床啦。」其實應該一早叫佢入去瞓，我又點估到今晚會係最後一晚，佢又真係咁老實。

佢望住間房諗咗諗「嗯。我想沖埋個涼先。」

我不斷咁點頭，用手示意佢隨便「換咩衫你自己擺啦。我....入房，有咩你敲我門。」

「嗯。」



然後，我入咗房，門埋門，翻咗係張床上面。我自己個腦都係咁諗，我真係唔知佢本人會係咩感受。

如果我都有傳送嘅能力，我會唔會係為所欲為嗰啲人？呢刻個腦仲有好多嘢諗，睡意未算好大。

大約過咗15分鐘之後，我房門出現敲門聲。「哦？」

「係我。」係少女把聲。

「哦？..哦！做咩吖？」我即刻成個人彈起身，跳咗去門口。

我開咗門，少女企咗係門前，佢應該喺沖涼出嚟，頭髮仲係濕嘅，條毛巾掛咗係佢條頸度。

「做咩呀？」我問。

少女有啲唔好意思咁「聽朝，可唔可以陪我去今日晏就我講嗰間茶餐廳呀？」

「晏就間茶餐廳....，可，可以。」

「好。咁我唔阻你啦，早抖。」佢輕輕咁揮一揮手。

「早抖。」我望住佢入我媽間房門咗門，我都門咗門。我企係門後面諗咗諗，覺得自己好似忽然多咗個妹咁。

之後成晚我都有乜點翻過，翻下醒下咁。到朝頭早，唔夠八點我就起咗身。

我出咗房，先去梳洗下，順便仲洗埋個頭。

過咗十分鐘，少女醒咗出嚟「早晨。」

「早晨。我嘈醒你？」

「唔係，係圈圈。」

吓？圈圈？圈圈係客廳地下自己同自己玩緊，不過我成朝都聽唔到啲咩聲。

「我哋行啦。」

記得尋晚佢有同我講過，尋日買完餸返屋企嘅路上，經過一間茶餐廳，係同佢之前個宇宙嗰間茶餐廳一模一樣。

「哦，好呀。」

「我哋食完呢餐早餐，就係嗰度講再見啦。」

我哋短暫咁對望，雙方都帶有可惜嘅情感。

「喔？」少女忽然驚嚇咗下。

佢指住咗圈圈「你睇下佢。」我都跟住望過去。

「佢放屁吖，粉紅色㗎喎。」少女指出。

由第一日見到少女開始，佢已經話聽到圈圈啲叫聲，然而我係咩都聽唔到。

今次唔太一樣，放屁聲我係冇聽到，但粉紅色我都睇到。

我哋帶住好奇又驚訝嘅心情，慢慢行近圈圈身邊。

圈圈就係客廳地下，而係佢身下腳邊圍住咗一團粉紅色嘅煙霧。

「粉紅色嘅？你確定係屁嚟？」我皺晒眉頭咁問。

「嗯...我的確係聽到放屁聲，撲！咁樣。」少女同樣係感到奇怪。

圍住圈圈嘅粉紅煙霧，開始慢慢咁散開。

「啊！又嚟啦。」少女再伸隻手指出嚟。

今次確實見到，粉紅色嘅氣體係由圈圈嘅屁股位走出嚟。

「好濃下喎，我哋係咪俾錯啲咩佢食呀？」

「吓？唔會嘅。點食啲屁都唔會變做粉紅色嘅。反正我係未見過。」

「...」「佢會唔會係第二個宇宙嘅鴨嚟㗎？」

「....有可能。」

「叮噹！咯、咯、咯！叮噹！」聲音由大門傳出嚟。

少女去咗開門，打開門之後，一把熟悉嘅聲音「喂！我都係唔放心你。你知唔知你樓下有人極光.....  
.....啊~~~~~！」

# 1.17

現時朝頭早八點二十八分，少女林日星企係門口，而門口外傳嚟一個男人嘅尖叫聲。

「~~~~~啊！」「點解？點解你？你，你，女，波....」門口嗰把熟悉嘅聲音充滿咗驚訝。

我都行埋出嚟睇，毫無意外地就係李浩朗。

佢見到我係少女後面行出嚟，再次嚇親「啊~~~~~！」我即刻將佢拉入屋，但佢都有收聲，我就打咗佢一巴掌「夠啦！晨咁早你叫咁耐。」

呢一掌好似稍為將佢冷靜咗落嚟，佢一手護住自己被打嘅面頰，一手護住受衝擊嘅心靈。

李浩朗無言咁左右來回望我同少女。我一邊拉住佢去梳化坐低定下驚，一邊介紹李浩朗俾少女識。

「放心，佢已經知道晒其他嘢。」

李浩朗坐低咗，呼吸急速，對眼碌到勁大。

我大約咁同佢講面前呢位同我似樣嘅少女係邊個。

「所以，我哋之前講嘅嘢都係真嘅？Marvel都係真㗎？」佢將隻手放係我塊面度真誠咁問。

我擺開佢隻手，認真咁答返佢「係，但Marvel係咪我就唔知。」我未知李浩朗點睇，而家嘅我可以話係接受咗呢個奇怪嘅現實。

李浩朗嘅表情略顯微妙，佢係咁望住少女。令到少女好唔自在，唔好意思咁避開佢對眼。

我見到咁，一拳打落李浩朗個手臂度「完未呀？」

「啊！Okay,okay。」李浩朗拉住我隻手，細細聲同我講「去你間房傾下先。」

我示意叫少女係度等等我哋，然後我同李浩朗入咗我房。

我門埋咗道門「你晨咁早嚟做咩吖？」我帶有少少唔歡迎嘅語氣。

「嘩！我都係擔心你啫，你尋夜咁樣打嚟。但係，而家呢個係重點咩？」李浩朗雙手指住門口，想指出客廳坐住嘅另一個林日星。

「我知一時係難接受，我都知係好天方夜譚。」我慢慢咁安慰佢。

李浩朗突然雙手捉住我膊頭，用熾熱嘅眼神望住我「我，真係估唔到，都可以㗎。」

我充滿咗疑惑「咩可以呀？」

李浩朗有點猶豫要唔要講出嚟「.....女人版本嘅你。」

「.....」

佢開始毫無顧忌咁講埋落去「第一眼望落去，我以為就係你嚟，但望多幾眼，又好似冇乜違和感，而且又...唔反感啫。吓？你覺得呢？」

我馬上用兩隻手推開佢「咩撚嘢事呀你個變態佬？」

「咩呀？大家做兄弟嘅，吓？要be honest  
啱嘛。雖然我從來都有以呢個角度諗過。」李浩朗用奇怪嘅眼神，將我全身由上掃望到下。

面對呢個變態佬，我係枱面個筆筒抽咗把長間尺出嚟，指住佢「你望乜撚嘢呀？收埋你對眼！」

「我哋要唔要練習下？」佢摸住嘴脣咁講。

「練！練習？！摸嘴？！」我一嘢用把長間尺車落佢個死人嘴度。

「啊啊啊~~！得啦，唔玩啦，講笑講笑。」李浩朗向我求饒。「講返啲正經嘢先啦。」

我暫時放低咗把間尺「咩呀？！」

「佢嚟搵你做咩？」佢問。

「冇乜特別。反正佢等陣都要走，我哋唔會再見到佢啱啦。」

「走？去邊呀？咁唔係咁好啫，大家都未認識。」

「關你咩事啫？出返去啦，我哋唔得閒啱。」我講完就開門出去。

李浩朗追出嚟繼續問「唔得閒？你哋瞞住我想去邊呀？」

少女聽到，幫手回答「我哋去食早餐。.....定係你都一齊食？」相信佢係出於禮貌所以問埋。

「佢都唔得閒啱啦，係咪？」我盡量截住呢個奇怪人同我哋食嘅可能性。

然而，李浩朗係收埋咗佢個傻仔表情，換咗個我曾經唔想再見到嘅求偶表情出嚟。

佢慢慢行近少女，恭敬咁遞起隻手，向住門口「請。」

少女面對呢個奇怪人，都有啲不知所措，佢都對李浩朗點咗頭，然後一齊走向門口。

我細細聲係李浩朗耳仔邊講「我唔會放過你！」

佢冇開聲回應我，係望住我，手放係嘴脣上面。佢，送咗個飛吻俾我。

吶喊，無聲嘅吶喊，我對住窗口無聲嘅吶喊。我已經唔知道李浩朗係想玩我，定係認真。

# 1.18

現時朝頭早八點五十三分，我、少女，仲有變態浩朗，一齊前往少女回憶中嘅茶餐廳食早餐。

原本係我哋兩個人嘅離別早餐，而家殺出咗個程咬金。

行去間茶餐廳嘅路上，李浩朗不斷咁向少女發問「你都係叫林日星吖？今年幾歲？」少女又真係好善良咁一一回覆。

然後嚟到呢個充滿少女兒時回憶嘅地方，佢兩個仍然講個不停，甚至乎少女本身低落嘅情緒都好似俾李浩朗到有返啲微笑。

一句嘢都插唔到入去，變咗我係電燈膽咁，我就好似嚟聽電台節目。唯獨今日，李浩朗個樣係我眼中真係顯得特別討厭。

直到呢餐飯食完，我先意識到原來我咁介意，就好似上次李浩朗見到我同佢家姐咁。

食完之後，我哋三個企咗係茶餐廳出面，我諗只有李浩朗係唔知道少女呢個離別對佢嚟講有幾痛苦。

少女到最後都保持住笑容「Sorry吖，我唔記得換返我自己件衫。」

「冇嘢，你着住啦。」嚟到真正離別嘅時候，我唔知應該講啲咩。

「真係走啦？樓上商場有間...嗯...有間...呢個...有間新開嘅戲院喎！不如一齊睇個早場先走啦。」李浩朗開始上網睇有咩戲。

雖然今日李浩朗好乞人憎，不過呢刻佢總算有啲用。

「我諗睇埋先都得嘅，我都好耐冇去過戲院。」少女都冇乜苦惱過就答應咗，睇嚟佢都唔捨得咁快走住。

上到嚟商場嘅七樓，係李浩朗去買戲飛嘅期間，我話想去個廁所先，少女都同行，但廁所唔係同一層，要落下面一層。

嚟到低一層嘅六樓，我同少女分開男女廁所去。

搞掂嘅我，去洗返個手，自然地對住塊鏡，檢查一下自己個樣。

呢個時候，我見到鏡入面嘅自己有啲奇怪，一邊瞳孔綠色，一邊紅色咁。

正當我注視緊自己瞳孔之際，鏡入面嘅我開始發光，極光。

「唔擦係吖？呢個時候嚟？」不過我舉起手嚟睇，我身體並冇極光，只有鏡入面嘅我有極光。

我望下塊鏡又望下自己，大家都係做同樣嘅動作，但只有鏡入面嘅我先有極光。

我放隻左手係塊鏡度，鏡入面嘅我跟住放隻右手上嚟。

我靠近去望真啲，定係呢個人唔係我嚟？

一咁樣諗完，鏡入面隻手突然五指緊扣咗我隻手。

對面隻手嘅五隻手指係塊鏡入面出咗嚟。俾佢捉住隻手嘅我，想整甩佢又整唔到，於是我就只有向後拉。

我左手一拉，對面成隻右手都俾我拉咗出嚟。

係我嚇到死嘅時候，佢終於放開咗我隻手，我坐咗係地下。

鏡入面嘅極光人出咗隻手之後，脫離同我嘅關係，唔再係鏡入面嘅我，開始係塊鏡入面爬出嚟。

佢完全成個人爬咗出嚟踏咗係個洗手盆度，極光消失咗，佢露咗真面目出嚟，佢個樣稍稍有啲改變，佢係上次見過嘅嗰個平行宇宙嘅我，有刀疤嘅我。

刀疤佬係洗手盆度落返嚟，望一望周圍「終於走到。」之後佢見到地下嘅我。

佢皺眉頭咁問「點解又....!？」

「你....」

佢出其不意咁一手捉住我衫領，呢個人好大力，佢咁樣捉住之後，我一下子出唔到任何聲音。

「究竟搞咩咩呢度？」佢個頭靠到好近咁講，我塊面谷到紅晒。

佢講完就頭仰後，大力用額頭撞落我個頭度。

受到衝擊之後，我成個人向後仆低。由細到大，身體各個部位都受過打擊，但俾人用頭撞都係第一次。

大約有三秒我係完全失去咗視野，成個人變得好暈。

「你就係呢度嘅林日星？定係林日辰？不過都無所謂啦，我都係會殺咗你。」

開始睇返少少嘢嘅我，見到佢慢慢咁行近我，嚴重感覺到危機之後，我辛苦咁雙手撐起自己上半身，緩慢咁向後爬，希望爬出呢個廁所先。

「喔～仲識郁喎。」刀疤佬一腳踩落我左腳腳掌。

「啊～～」睇嚟呢個人比嗰個痴線佬仲危險，係真正嘅變態佬。但係，點解佢仲係度？佢唔係已經傳送咗嚟咩？定係又係另一個同刀疤佬似樣嘅林日星？

我仍然慢慢咁爬緊出去，視野已經變返正常，佢亦都放開咗佢隻腳，我忍住痛咁企返起身。

「哼！係啦，走啦，跑啦，俾啲刺激感我。」佢趁我走到廁所門口，一腳踢落我背脊。

我接受咗佢背後嘅一腳，身體衝咗向前，再仆咗係地下。

「啊！你冇事呀嘛？」少女原本係出面等緊我，但見到嘅就係我由門口仆出嚟嘅畫面。

「你話我點估到會見到女人版本嘅自己。而家咁望真啲，又okay啲。」刀疤佬係廁所行出嚟，係少女面前正式登場。

# 1.19

現時朝頭早九點五十五分，係屋企附近商場，李浩朗係七樓，低一層有我、少女、同埋刀疤佬。

「同自己搞都幾新鮮啫，你要唔要試下？定係要我自己嚟？」刀疤佬對住少女淫魔現身。

相信少女都係第一次見到刀疤佬，之前聽我提過一次。

而家少女竟然遇到，佢嘅反應只有驚奇，佢曾經講過除咗我，都未見過其他宇宙嘅自己。

目前李浩朗係樓上，呢一層睇得到嘅視線範圍，就只有我哋三個。周圍嘅商店呢個時間都未開門，商場嘅保安亦都唔係度。

「走，上去搵李浩朗，叫佢報警。」以防萬一我連自己部電話都俾埋少女。

少女望住我，點咗點頭，轉身準備離開。

「喂吖～走去邊呀？！」刀疤佬開始向住少女跑過去。

原本仲趴係地下回復緊嘅我，快速咁企起身，撲向跑緊嘅刀疤佬，成功阻止咗佢跑去少女度，少女亦都成功向後樓梯嘅方向離開。

而家六樓就只係剩低我同刀疤佬，就咁睇佢好似冇咩致命嘅武器，所以我只要捱到李浩朗佢哋帶到幫手嚟就得。另外，我亦都唔可以俾呢個變態佬接近少女同李浩朗。

我同刀疤佬同時咁碌咗係角落頭，我好好彩咁坐咗係佢上面，稍為佔咗個上風。

俾人毆打嚟講我係經驗豐富，但打人反而係少之又少。我又住咗佢條頸「點解你要殺我？」

雖則係話俾我又住咗條頸，但佢好似唔太辛苦咁，佢右手握拳，向我塊面揮過嚟。

我即刻鬆開左手，身體向右飛走，一瞬間就結束我呢個上風。

佢起返身「咩都要試下啦，反正就算冇原因我都會殺咗你，因為我鍾意～。」

完全唔知佢講緊咩，總之就係變態佬一個。見住佢慢慢咁行過嚟，態度輕浮咁，簡直就係唔當我係一回事。

我嚟一個出其不意，揮拳向佢，但佢輕鬆避開。

咁大個目標，但我一拳都打唔中，佢避開晒我所有嘅攻擊。

佢一邊避開之餘，仲可以繼續講嘢「橫掂大家都係不死之身，繼續留係度對大家都唔好啦。」

對佢嚟講佢係不死之身，死咗可以傳送重生。反觀我自己，冇人可以保證我都有呢個能力，加上成功嘅方式係死，試完唔得我都唔會知，而且參考返尋晚，我應該係傳送唔到。



至於佢所講嘅唔好，應該就係講緊少女之前提及嘅強制傳送，或者佢講緊被通緝。但點解佢要咁講？佢自己走咪得囉，死都要煩埋我。

佢避完我個幾拳，終於出手，佢只係一個拳頭，就正確咁打中咗我塊面。

我成世人俾幾個人毆打過，佢係目前為止最大力個，但佢嘅身高同體格都同我差唔多。

我嘅鼻血完全唔受控制咁不停流，條腰已經彎低咗一半，完全係靠意志力企係度。我唔可以馴低，唔可以暈低，一馴低我就只有死路一條。

刀疤佬嘅第二拳冇諗住俾我休息嘅時間，好似成架車咁撞落我個肚。

久違地，膽汁都嘔埋出嚟，我隨即跪低咗，雙手護住個肚。如果頭先個拳又係打落個頭度，我好有可能會失去意識，但好彩係個肚，目前我都可以捱得住。

由細到大，屋企人冇俾過啲咩我，留低俾我嘅就只有呢個比平常人更捱得打嘅抗打能力。

我要快啲起返身，呢個狀態嘅我，跑係唔會跑得贏。只要護住個頭，我仲可以頂得住。

下一波嘅攻擊即將來臨之際「停手！」

呢把聲，係李浩朗，企佢隔離嘅仲有少女。

「點解？」點解佢倆個要自己落嚟。

「終於諗通啦你。」刀疤佬係同少女講緊「但完咗之後你都要死。」

根據我所知，李浩朗平時連行幾步路都話劬，可況係打交，佢應該係算唔上啲咩戰力，一兩拳佢就玩完。

至於少女，雖然佢睇落唔似，但佢幾好打都唔會係刀疤佬嘅對手。我連自己都只係勉強搞得掂，而家仲要顧及埋佢倆個。

刀疤佬移轉對象，開始靠近佢咁倆個。

呢個時候嘅李浩朗都算似返個男人，佢遞手護住少女係自己嘅身後「嘩呢條友，真係咁似樣都有嘅！」

唔可以俾佢接近佢咁，要快啲起身。我好痛苦咁起返身，諗住從後箍刀疤佬條頸。

我迅速咁行近，不過都係失敗咗，俾刀疤佬識破咗。

佢轉身諗住送多拳俾我，然而拳頭停低咗。佢望住我，面上充滿住不解。

「星？」李浩朗同少女都注目緊我。

呢種感覺好似似曾相識，我望一望自己對手「又嚟？偏偏要呢個時候。」

我身上又再出現又紅又綠嘅光。

## 1.20

現時朝頭早十點二十一分，四個人全部集中咗係商場嘅六樓，刀疤佬對我哋嘅單方面毆打暫停咗，所以人嘅目光放咗係我嘅身上。

當我心急想要保護好佢哋，我嘅心跳同時亦都加速，而換嚟嘅係第二次極光。

雖然上一次係冇事，但唔知今次會唔會有變數。

刀疤佬係以奇怪嘅目光望住我，更加唔好話李浩朗，佢已經係嚇到淨係識得叫我個名「星?」

我都唔知我可以做啲咩，我都只能夠望住佢哋。

大家四目相對之際，我嘅視角開始變得奇怪，我見到前面嘅人同物升高咗。

我望落我自己對腳，我對腳好似熔岩咁將地下融化，原來係我自己下降緊。

慢慢咁個地下俾我溶開咗個窿，同我個身體一樣大嘅窿。

「李浩朗？」我向佢哋投放無助嘅眼神。無論我點掙扎，我身體掂到嘅地方都好似俾我食咗咁，消失咗。

情況並冇好轉，我嘅極光冇將我傳送，而係令我身體侵蝕咗所有觸碰到嘅嘢。

極光冇消失，侵蝕亦都開始加速，不知不覺我已經係六樓嘅地下開咗個大窿，我跌咗去五樓。

當我即將要跌落五樓地下嘅時候，我再次係地下溶開咗個大窿，我停唔到墜落。

就係咁，我一路侵蝕住我接觸到嘅嘢，由六樓開始冇阻礙咁一路墜落。

六樓.....

五樓.....

四樓....

三樓...

二樓..

我望住上面我跌落嚟嘅樓層，一個又一個同我身體同樣大嘅窿，一層又一層咁跌落去，我嘅危機意識令我想捉住身邊任何嘢，但我咩都捉唔到。

我好攞驚，永無止境嘅墜落，呢種感覺就好似我係一個有重力嘅宇宙咁，身邊咩都冇，但我係不停咁向下跌，而且我係咩痛覺都冇。

無比嘅恐懼，我會唔會一路跌落地底，跌落地殼，跌落地幔，跌落地核？

最後跌穿埋一樓嘅地下。求下你，停呀！～～

嚟到地下大堂個層，我將要再跌穿埋大堂地下之際，我驚到合理咗眼。

「啊！」觸覺，我掂到嘢。痛覺，係墜落到地面嘅痛。我立即擘大眼，發現自己趴咗係商場大堂嘅地下。

我而家掂到嘅係實實在在嘅地面，我有繼續跌落去，極光都停止咗。

我轉身望上上面，上面係一層層嘅窿，我已經唔知點去形容呢個奇況。而且我由六樓跌落嚟竟然冇死到。

我將自己撐起身，感覺到好暈，我向商場門口慢慢咁前進。路過見到企係大堂嘅保全，佢成個樣呆滯咗咁望住我。我都有理到佢，繼續行。

我行出咗呢個商場門口，我好似就嚟要暈低，眼前嘅景物都變得模糊。方才俾刀疤佬打嘅痛楚都仲係深深咁感受到。

呢個時候，樓上傳嚟爆玻璃嘅聲音，我個頭擰過去望，有兩個人嘅身影由樓上跌落嚟。

兩個都係頭落地，血液同腦漿灑滿地。唔會呱？我單手撐住隔離架私家車，行近去確認。

行到面前，呢兩個人，一男一女，由佢哋嘅衣著可以知道，就係少女同刀疤佬。

我望上去佢哋跌落嚟嘅地方，就係商場嘅六樓，而且依稀見到有個人伸個頭出嚟，應該就係李浩朗。

我再望返係地下嘅佢哋，開始發光，最後兩個都消失咗。

去到呢度，已經頂唔順，我就地暈低咗。

## 1.21

現時夜晚九點十六分，我係一張陌生嘅床上面驚醒。

我環望周圍嘅環境，可以判斷到呢度係醫院。係我隔離，坐咗一個男人，佢睇緊手上面嘅一啲文件。

仔細一望，原來又係嗰個重案張sir。佢都發現咗我醒咗「醒啦？」

佢起身，係我床頭揸咗個掣，然後又打咗電話。

兩分鐘之後，一個醫生入咗房，隨後仲有個女護士。醫生嚟到我床邊，檢查啲儀器，讀咗幾個我唔識嘅字同啲數字出嚟，護士都隨即抄低。

然後，醫生擺咗個電筒仔出嚟，左右照一照我對瞳孔「先生，記唔記得自己叫咩名？」

「林日星。」我答。

「你記唔記得今朝發生嘅事？」醫生再問。

今朝？原來只係過咗半日，仲以為我會昏迷好耐。

「記得。」唔好彩地，直到我暈低之前我所見到嘅嘢我都記得好清楚。刀疤佬同少女同時間傳送走咗。我知道佢並唔會真係死咗，而係去咗第二個宇宙，但我都未好好咁同佢離別。

雖然唔知發生啲咩事，但估計少女應該係為咗救我同李浩朗。

呢個時候，又有一個男人入咗房，就係重案個盧sir。

醫生聽到我嘅答案之後，佢唔係同我講，而係同個張sir講「佢無咩大礙……」。

講完，醫生同護士都離開咗。間病房就得返我、盧sir，同張sir。

「林生你冇乜大礙嘅，係有啲皮外傷同幾個地方瘀咗啫。」張sir同我報告返。

「林生，又見面啦。我知你需要休息嘅，但無奈我哋實在係有太多問題要問你，你冇問題嘛？」盧sir問我。

雖然我冇做任何犯法嘢，但有啲嘢講出嚟會好麻煩，搞到我都有少少緊張，要諗清楚先回答佢哋嘅問題。「冇問題。」

「首先，你今朝同呢個人見面嚟係咪？」張sir擺咗張相出嚟，係刀疤佬個樣。

「係。」

「CCTV見到你兩個係雙儀商場嘅六樓發生毆鬥。」

「係，佢想殺咗我。」

「知唔知道係咩原因？」

「佢話佢鍾意。」

「咁呢兩個人呢？」佢擺咗另一張相出嚟，相入面係李浩朗同少女。

「男嘅係我朋友，……」等等，我應該點講我同少女嘅關係，要點講好？

盧sir見我停頓咗冇再出聲，佢追問「相入面呢個女人係邊個嚟，你同佢係咩關係？」

我個腦不停咁轉，如果講錯嘢，可能就產生不必要嘅誤會。點講好？兩個重案嘅目光令我更加緊張，心跳得好快。

正當我係度徬徨之際，病房出面傳嚟唔只一道嘅尖叫聲。

我哋三個同時都望向門口。都唔知係好事定壞事，總之呢個尖叫聲暫時拯救咗陷入困局嘅我。

病床前呢兩個人，作為執法人員，當然要去睇下究竟發生咩事。

「林生你留係度，唔好出嚟先。」盧sir叮囑我，然後帶埋張sir出咗去。

病房入面就得返我自己一個。我係完全唔知出面發生咩事。但我想首先聯絡下李浩朗，睇下佢有冇事。

我起身，想係隔離個櫃擺我條褲出嚟，但咩都冇。係嗰，今朝極光嘅時候應該又熔晒，所以我今朝係完全裸體？

嗰兩個重案出咗去大約有二十秒，尖叫聲再次出現。但今次係聽得出有好多把聲，聲源有遠有近。

我都有辦法唔好奇，我拖住個鹽水，慢慢咁行去門口。道門上面有個小小嘅長方形玻璃窗，可以略略睇到病房出面咩環境。

出面多道嘅尖叫聲持續，而我由個玻璃窗見到出面啲人，有醫生、有護士、有着病人袍嘅病人、有普通人。佢哋全部都顯得好慌張，跑嚟跑去。

究竟出面發生啲咩事？我緩緩咁伸手去捉個門柄。

「星～！」玻璃窗突然出現一個人，差啲俾佢嚇撻死。

## 1.22

現時夜晚九點三十分，係我病房門口突然出現一個叫我名嘅人。

我俾佢嚇到向後坐低咗。房門打開，入嚟嘅正正就係李浩朗「喂！走啦走啦。」

佢塊面都包紮咗下，但見佢都幾精神咁，應該唔太嚴重。佢過嚟扶我起身。

「咩事吖？」

「呢個唔好要啦。」佢將插係我手嘅個條管搵走。

「啊！咩料吖你？」

「你自己睇啦，我都唔知點講。」

病房出面情況係一片混亂，人來人往，尖叫聲不斷。

係混亂當中，我見到有幾個人塊面同手都生晒紅色嘅瘡，有大有細，又紅又腫。呢啲人嘅表情極為痛苦，不繼大叫，四周圍咁跑。

再仔細啲咁望，周圍原來充斥住番規泡泡。呢啲泡泡係空中冇規律咁漂浮，由於啲人四處逃亡，你撞我，我撞你咁，令到啲泡泡好容易接觸到啲人。

呢啲泡泡一但接觸到皮膚，個個人嘅皮膚唔使兩秒就會生出紅色嘅瘡，不繼咁生，直至生到冇位生為止，最後生到連佢咁個樣都分唔清楚。

地下已經有好幾個紅瘡人瞓咗係度，郁都唔郁。

「大家冷靜啲呀！唔好掂到啲...」混亂中有個護士戴晒眼罩，着晒保護衣咁企高係枱上面大叫。

但護士嘅勸告都未講完，就有人拉咗佢落去，搶走咗佢身上嘅保護裝備。護士嘅皮膚暴露咗出嚟，好快佢就生到一面都係瘡「啊~~~~！」

其他人見到咁，個個都走去搶醫護人員啲裝備。

呢個情形完全係電影先會出現嘅畫面，雖然近排有咁多奇怪嘢，但都仲係睇傻咗我。

「入返去先！」一把女聲加入，係李浩朗家姐，李海嵐。

「家姐？」我再次俾佢推返入間房。然後佢即刻門埋門，再用身體頂住道門。

「點解嘅？咩嚟㗎？啲泡泡係邊嚟㗎？」啱啱先接收到呢啲資訊嘅我，係度自己分析緊。除咗我，大家都好似已經接受咗個環境咁。

「係極光，我見到啲泡泡係極光入面出嚟。」李浩朗答我。

極光？宇宙之間嘅強制傳送？啲泡泡係由另一個宇宙傳送過嚟，咁更加唔會知係咩嚟。病毒？傳染病？

但如果仲有強制傳送嘅話，一係就少女估錯咗，一係就仲有人留低未走。

「你今朝真係嚇鬼死我，仲以為你要消失㗎。係咪道光都睇你唔起？」李浩朗係呢個時候攞住咗我一下，然後好快就放開咗我，可能佢自己都覺得尷尬。

原本我想好粗暴咁屌佢做咩攞住我，但諗諗下佢都係擔心我啫，加上佢家姐又係度，好似唔係咁合適。

於是我選擇咗左手搭住佢膊頭，好平靜咁講「有咩講咪得囉，唔使攞嘅。」

「身體語言係一種獨立語言嚟。」李浩朗開始好似平時咁傾計「同埋星妹....」

「斟杯茶俾你兩個坐低慢慢傾好冇！？過嚟幫手啦！搵啲可以頂住嘅嘢！」家姐大聲咁斥責我哋。

而家得家姐一個頂住嘅嗰道門，由玻璃窗可以見到有幾個紅瘡人不停咁拍門，想要入嚟。

如果呢度嘅醫生都救佢哋唔到，咁我哋呢啲普通人就更加係束手無策。雖然係好殘忍，但我哋而家為咗保命，就只能夠無視佢哋。

「Sorry, sorry...」我同李浩朗一齊道歉。

於是我先搵支嘢頂住個門柄，再一齊推個櫃過去。

有咗個基礎之後，李浩朗同我再搵多幾樣重嘢加上去。由於道門係向裏面打開，只要我哋堆實道門，咁就應該暫時唔會有人開到入嚟。

「點解家姐會係度㗎？」我細聲問李浩朗。

「唔小心俾佢發現咗我係醫院...」佢細聲咁答。

由於而家係冬天，大家都係着長袖衫褲，暴露出嚟嘅皮膚就只有手掌同頸以上嘅部分。加上呢間病房，都可以話咩都有。

最後我哋搵咗幾條毛巾，幾對膠手套。毛巾包住條頸同個頭，問題係眼嘅部分，冇理由包埋對眼，然後放棄視野。

「呢度！」李浩朗搵到啲嘢之後大叫。

李浩朗手上面攞住嘅係白色半透明嘅垃圾膠袋。「用呢個笠住個頭。」

雖然唔係完全透明，但都勉強睇到嘢，而且都安全，只要泡泡唔掂到皮膚就得。

大家開始裝備自己，我諗住拎返自己件衫但我又忘記咗今朝我係赤裸入嚟。



李浩朗裝備完「但等等，頭先見到好多人都塞咗係樓梯位吖、吖啲啲啲，我哋點走呀。」

李浩朗指出咗個重點，我哋所在嘅位置係醫院嘅三樓，要離開就只有向下。

呢刻我諗起我今朝，不停開窿向下墜嘅我，如果我而家有極光就可以輕鬆帶大家離開，但問題係我控制唔到，無論係點樣開始定點樣停止。

「不如留係度先啦。」李浩朗始終擔心，如果要出去冒險嘅話。

「唔好，留係度都有風險。主要而家係唔知出面啲係咩嚟，唔知有冇傳染性或者其他問題。」我提出咗我嘅擔心。

「由呢度走啦咁。」家姐企係窗邊，然後指住。

## 1.23

現時夜晚九點五十九分，皮膚掂到就會生紅瘡嘅泡泡來襲醫院。

大家都由窗口望落去。「比想像中矮，應該可以。」

「快，擺晒啲布過嚟。」家姐指揮。

呢個病房最多嘅就係布，被、床單、窗簾、遮簾、枕頭套。唔使全部用晒，綁埋做一條繩，放出窗口，如無意外就可以輕鬆掂到底。

於是大家二話不說，開始動工整呢條救命繩。

「要check清楚啲結係咪綁實晒。」家姐提醒。

救命繩已經完成。中間綁嘅結，我哋仲用咗啲醫生紙膠布再綁咗幾個圈去加固，咁就萬無一失。

「大家準備好未？唔知出面會唔會有啲嘅泡泡，所以笠好個垃圾袋。」

家姐將條救命繩綁實係個窗框，一切逃生準備就緒。

李浩朗負責係窗邊拉住條繩，做個雙重保障，所以佢最後一個走。

我哋唔知條繩可以承受到幾多重，所以每次一個，逐個逐個走。

家姐打頭陣，第一個落去做接應。

「小心吖。」李浩朗叮囑。

家姐笠好個垃圾袋，企上個窗邊，背向出面咁捉住條繩，小心翼翼咁落去。

佢大概用咗五分鐘，就由三樓安全咁落到地下。見到佢成功，我哋都好放心。

然後第二個落去嘅係我，參照返家姐個方式咁落去應該就冇問題。我捉實條繩，雙腳踩牆撐住自己，一手換一手咁慢慢移落去。

到而家為止，成個逃生計劃都幾順利，同埋醫院嘅外圍都好似冇啲嘅泡泡。

嚟到二樓嘅我，並無異樣，只要唔心急，大家都可以安全離開。

不過呢個時候，我感覺到條繩好似有啲動靜，我望上去，透過半透明垃圾袋我見到有個人爬緊落嚟，應該係李浩朗。

點解我都未落完，李浩朗就開始落嚟嘅？上面係咪發生咗啲咩事？有人撞入房？

過咗兩秒，笠住個袋都可以見到，三樓窗口發緊光，而且係好光，光源覆蓋咗成個窗口。

極光？呢個時候？係要傳送走啲咩定有嘢傳送過嚟？

「星~，快呀！」李浩朗係我上面大嗌。

唔理佢咩都好，而家我同李浩朗都吊咗係半空，又唔知條繩承唔承受到，要盡快落咗去先。

過咗幾秒之後，樓上三樓間病房嘅玻璃窗全部爆開咗，巨響環繞周圍。大量嘅玻璃碎片散落。

我望上去，見到原本嘅窗口位有一大堆嘢湧出嚟，就好似一個打橫嘅火山口咁。

湧出嚟嘅嘢，嘍出咗幾米之後，隨即係空中漂浮、散開。

笠住個半透明垃圾袋嘅我忽然睇得幾清楚，係一大堆嘅泡泡。之所以睇得清楚，係因為我個垃圾袋有一條短嘅痕，應該係啲玻璃碎開咗。

我即刻查低頭，唔係等陣接觸到啲泡泡。

不過，好彩啲泡泡嘍遠咗，我哋幾乎係貼住牆，理論上啲泡泡漂過嚟之前我哋都仲有啲時間。

我同李浩朗立即加快速度，呢個距離直接跳落去都仲係有啲高，希望呢條救命繩可以頂多陣，唔好斷。

但禍硬係不單行，我經過二樓窗口嗰陣，二樓有人開窗，想執我哋雞。

「借嚟！」總共有四個人搶住爬出嚟，條救命繩因而左右搖到仆街。

## 1.24

現時夜晚十點二十七分，走佬計劃進行中，我同李浩朗，仲有四個唔識嘅人忽然係二樓爬出嚟，捉住我哋條救命繩。

「太多人啦！」根本冇人理我，再係咁我哋會全部跌落去。李浩朗都已經落到我頭上面，我同佢而家都唔上唔落咁。

而且，爬出嚟嘅四個人裏面，應該有個係紅瘡人，因為我聽到有人發出慘叫聲，就咁聽都知佢好痛苦。

嗰個紅瘡人不斷咁掙扎，令到條繩搖晃嘅幅度愈嚟愈大。

最終，條救命繩終於頂我哋唔住，係最上面綁係窗框嘅位置，鬆開咗。

唯一連住我哋，保障住我哋唔跌落去嘅救命繩，放棄咗我哋。

大家都嚟唔切捉住任何嘢，六個人同時一齊下墜。

李浩朗係最上面，中間係我，最底係嗰四個人，我哋由二樓向下墜。

二樓距離地面大約係六米幾，死就一定唔會死。如果係得我同李浩朗跌落去，點都會受傷，撞到個背脊，拗柴之類。

然而，都唔知係咪好彩，係我哋下面有四個人，不由自主咁做咗人肉墊，加上地面仲係草地嚟。

種種因素，令我哋跌落去嘅傷害減到最低。

最下面嗰四個人率先墜落到地面，我再跌係佢哋上面，李浩朗跌落嚟，壓住咗我隻手。

我除咗隻手壓咗一壓，都冇乜大礙。李浩朗都應該冇乜事。至於最底嗰個就大件事啲。

紅瘡人就算跌咗落地都好，都係繼續係度慘叫，左碌右碌。

「快！」家姐過嚟拖走李浩朗。

係底嗰三個人暫時起唔到身。

「冇時間啦。」家姐大叫。

原來啲泡泡已經嚟到我哋頭頂位置。馴低嗰三個人並冇任何保護，皮膚暴露咗出嚟，好快佢哋三個都已經變為咗紅瘡人。

除咗我嗰條小痕，其他部位都有保護，所以暫時冇事。

嚟到地面，大部分人都出咗嚟，但因為頭先新一輪嘅泡泡，令到場面嘅混亂程度同醫院入面冇得揮。

周圍有好多人在定向咁跑，再次重演大家互撞嘅情況。

我哋都有例外，同樣俾幾個慌張嘅逃生者撞跌。

就係大家互撞嘅期間，泡泡打落大家嘅身上，直中皮膚嘅人就毫無疑問變咗做痛苦嘅紅瘡人。

至於冇直接掂到皮膚嘅人，啲泡泡落咗係佢哋嘅衣物上面，然後其他人掂到或者佢哋掂到其他人，亦都毫無疑問變咗做紅瘡人。

現場變咗個泡泡嘅屠宰場，好彩地，我哋有保護措施，暫時未有危險。

不過，我哋跌咗係地下，一時三刻都未起到身，周圍有太多人阻住。

係我盡力避開人群嘅踐踏之際，我由個垃圾袋嘅痕見到家姐俾人拖走。

拖走家姐嘅人好肯定唔係李浩朗，因為呢個人着住嘅係白色連身嘅保護衣，戴護目鏡同口罩。

家姐被拖走嘅方向係醫院入面。家姐並唔係冇反抗，佢似係冇力反抗。

呢個人係呢個生死關頭都仲要滿足自己嘅私欲？我奮力爬出人群，想追過去。

追上去之後，返到醫院入面，入面未出嚟嘅人同啲泡泡已經剩低唔多，剩低嘅係馴係地下冇晒反應嘅紅瘡人。

都已經判斷唔到呢啲馴低嘅紅瘡人係暈咗，定係死咗。

但佢哋都唔係我關心嘅嘢，我四處張望，搜尋家姐嘅蹤影。

有啦。係左手邊走廊盡頭嘅轉角位，可以見到有個身影閃走。我唔理三七廿一，追咗上去先。

嚟到盡頭嘅轉角位，前面又係一條大直路，直路旁邊有好幾間房，但周圍除咗我都有人係識郁。

右手邊係樓梯同，嘅位置停留咗係G樓，即係呢層。如果係我要做虧心事，我都唔會揀地面呢層。

而家係要上樓定落樓，但佢拖住個人冇搭到？

我行入，唔知應該要揸邊層。一開始去錯的話就晒咗啲時間。

我唔分析咁多，直接揸咗LG3，最低個層。

門係LG3層打開，一出到嚟係停車場，連呢度都有幾個紅瘡人馴咗係度，右邊有道門，打開係垃圾房。

一行入去，垃圾房冇乜特別。想轉身跑走之際，見到垃圾房嘅角落有間房。橫掂都落到嚟，就唔想錯過每個可能性。

我打開房門，房入面冇開燈，我靠出面嘅燈光，可以知道呢間房應該係員工休息室，但房入面空無一人。

「仆街！」我開始心急，我而家完全係爭分奪秒緊，唔知家姐已經俾人做咗啲咩？

徬徨之時，我留意到左邊一個不銹鋼架後面仲有道門，頭先一時太黑見唔到。

我即刻開燈，隔住個架見到個門柄一粒塵都冇，唔似係好耐冇開。

係呢間，一定係呢間。我伸長手去捉住門柄，但上咗鎖。我不斷咁拍門「喂！入面出嚟！」

我嘗試移開個架，個架比我想像中輕，一個人完全可以搬得郁。

個架差唔多移開晒嘅時候，道門已經俾裏面嘅人打開咗。

## 1.25

現時晚夜十點三十九分，有個人趁亂拖走咗李浩朗家姐，我追上去之後，嚟到門前，門俾入面嘅人打開咗。

打開門嘅就係拖走家姐嗰個人，全身着晒保護衣，見唔到樣。

佢出嚟嘅時候，一隻手攞住個方形嘅嘢兜頭擲落嚟。

我第一下反應係舉起手護住個頭，撞擊由我隻手承受咗。

原本方形嘅嘢，打落我隻手之後變成咗幾個細嘅方件四散。

我都有時間去確認係咩嚟，佢就嚟咗第二拳，正中我塊面。

但佢唔大力，以我經驗嚟講，未致於會跌低。

佢另一隻手舉起，想趁住自己係主攻，繼續攻擊。

雖則話笠住個半透明嘅垃圾膠袋，但佢隔咁近，加上我左邊眼前有條痕，所以佢嘅動作都可以話係清晰可見。

我係佢就打到我手臂之前，就捉住咗佢手腕。但佢冇收力，反而係繼續出力。

我係條痕度見到，佢唔係用拳頭去打我，而係攞住咗枝針筒。佢想打咩入我個身？

佢另一隻手搭落去，想出盡量全力插枝針落我手。

好彩佢都真係唔太大力，我都用埋另一隻手。

當然我唔會同佢鬥力，我另一隻手係一拳打落佢塊面。

呢拳佢食得應一應，揸住嘅針筒都跌埋。而家輪到我做主攻。

我再加多拳俾佢塊面，佢連企都企唔穩，即將要向後跌之時，我再加多一腳俾佢。

佢向後仆返入間房，我望到跌係地下嘅嗰枝針筒，諗到都覺得無語。

我向馴咗係地下，已經冇乜還手之力嘅佢揮多咗兩拳。

佢抽搐咗幾下，啲鼻血噴落個護目鏡。我拎走佢個護目鏡，除咗佢連身保護衣頂帽。

終於見到呢個人嘅真面目，只係一個普通嘅中年阿叔。

係阿叔隔離又馴咗一個人，果然就係家姐。家姐頭上嘅垃圾袋同毛巾都有咗，好彩身上嘅衣物都仲度。

我除咗個手套，擺隻手指係家姐鼻下面，仲有呼吸，只係昏迷咗啫應該。塊面都冇傷，我諗我係趕得切。

但見個阿叔頭先拎住針筒，家姐唔知俾佢打咗啲咩針，要快啲帶走家姐去第二間醫院。

預走家姐之前，要搵返啲嘢包住個頭。我開埋呢間房嘅燈，呢間房係一間細嘅儲物房。

開咗燈先見到，原來唔止家姐。間房嘅角落仲有一個昏迷嘅人。

角落嗰個亦都係個女人，但同家姐唔同，佢係完全赤裸嘅狀態。

唔使用腦諗都知個阿叔對佢做咗啲咩。我擰轉頭望個阿叔，咁啱見到佢緩慢咁係袋又拎咗枝針筒出嚟。

我用腳踩住佢手腕「啊～～」阿叔面上露出更加痛苦嘅表情。

呢個人趁住出面一片混亂，為咗滿足私慾趁火打劫，仲要想向家姐落手。

好似佢呢種人渣，法律根本懲戒唔到佢，更加唔會令佢反省，因為佢哋天生就係咁。

與其等佢繩之於法，咁不如而家由我嚟處理。

我戴返好個手套，除低我頭上嘅垃圾袋，將裏面反轉出嚟，用有泡泡水嗰面笠住佢個頭。

我再用手搽實個袋，令垃圾袋上面嘅泡泡水盡量覆蓋佢成個頭。「嗯～～～嗯～～～」

過咗三秒，我對手可以感受到佢皮膚嘅起伏變化，佢手腳不斷咁掙扎。「嗯～～～～～啊～～～」

係嗰個袋嘅痕，清楚咁呈現佢嘅右眼。佢右眼擘大，眼淚都流埋出嚟，佢直到紅瘡生理對眼為止，都係望住我。



## 1.26

現時晚夜十一點零三分，趁火打劫嘅一個中年阿叔已經解決。

生晒紅瘡嘅阿叔，慘叫聲環繞住成間房。但叫聲並唔持續，冇耐佢已經同其他紅瘡人一樣，毫無聲息，如同死屍。

我亦都將家姐個頭保護好，自己再笠返個新嘅垃圾袋。另一個受害者，同樣仲有呼吸，只係昏迷咗，但我一個人就只可以預走家姐先。

我背脊預住家姐，重新嚟到醫院嘅G樓。走出大廳，咁啱遇到慌張嘅李浩朗。

「啊！終於搵到你啦，係咪你嚟？嘩！邊個嚟㗎？家姐？發生咩事吖？佢奶嘢吖？」

「唔係，暈咗。你預住佢先，係度等我，好快。」我將家姐交俾李浩朗。

「做咩吖？暈咗？喂！喂！星！」

「好快，係度等我。」我原路折返，途中再搵件新嘅保護衣。

而家浮游係空氣中嘅泡泡已經係屈指可數，好容易可以避開，但始終仲存在不確定因素，例如突如其來嘅傳送。

我拎住新嘅連身保護衣再次落到LG3樓，嚟到另一個赤裸嘅受害者身邊。

我除咗手套，小心咁幫佢着好保護衣、護目鏡同口罩。

搞掂好佢件保護衣之後，我預住佢又返上G樓。

「搞咩呀？又邊個嚟㗎？又係暈咗呀？」

「出咗去再算啦。係嗰，你冇嘢呀頭先？」

「吹到而家先問囉。冇嘢，係俾人踩咗兩腳啫。」

我同李浩朗各自預住一個人，出到醫院外圍。呢度雙腳企嘅人已經剩低我哋。

今次我哋冇阻礙咁，輕鬆走出醫院門口。

係醫院門口已經到步咗好幾架救護車、小巴。再出現十幾個着住保護衣嘅人，但今次唔係啲咩趁火打劫嘅人渣，而係嚟自第二間醫院嘅醫護人員。

救護員先將我同李浩朗預住嘅兩個女人分開。兩個女人帶咗上救護車，我同李浩朗就帶咗上另一架小巴。

呢架小巴上面，全部都係我哋呢啲幸存者。能夠冇事走出嚟嘅人，全部都係做好保護措施嘅人。

我以為我哋嘅保護措施已經夠怪，見到其他人先知我哋笠住垃圾袋，已經算着得好睇。

小巴將我哋送咗去第二間醫院，一間比較偏遠嘅醫院。

醫護人員將我哋由頭到腳徹底咁消毒，衣物同隨身物品全部俾佢哋收走。

「係嗰星，你部電話係我度啫。」

「點解嘅？」

「星妹俾我哋，係雙儀商場嘅時候。」

走得岀泡泡屠宰場嘅生存者總共有四十八人，全員換做病人袍，做咗簡單嘅身體檢查之後，六個人一間房，強制隔離十四日。

對於強制隔離十四日，大部分人都幾合作，只有小部分人抗議。

「連電話都收埋，我點聯絡屋企人呀？」

隨身物品收走嘅原因只係要清潔消毒，第二日嘅朝頭早就會歸還俾我哋。

「家姐俾人麻醉咗，但冇乜事，佢哋話。頭先發生咩事？」李浩朗問。

我如實將成件事講出嚟，除咗其中一部分，我同李浩朗講個阿叔變成紅瘡人係意外。

「嘩～咩話？好彩有你，好彩你睇到。....所以個阿叔係死咗？」

嗰啲泡泡掂到人嘅皮膚，就會全身生晒紅瘡，呢啲人都仲係生死未卜。我亦都唔知我令到個阿叔變成紅瘡人，算唔算係殺人。

如果真係殺人，李浩朗都係唔知比較好。雖然李浩朗應該會理解我嘅做法，但佢會唔會贊同我咁做又係另一回事。

## 1.27

現時凌晨十二點四十六分，經過紅瘡泡泡一役之後，我哋受到強制隔離。

雖則夜已深，大家都好劫，但李浩朗仲係有好多問題要問我。

「塊鏡入面出嚟？所以佢同頭先啲啲都係強制傳送？」

「個刀疤佬我就唔知，女版嘅我係話留低太耐嘅話，就會發生。不過我知道嘅林日星全部都已經唔係度。」

「原來星妹已經走咗，咁.....仲有你咩都..。」

「？」「吓？」我？我從來都冇咁諗過「唔會呱。可能係仲有其他人留低咗呢，我未見過啫。況且我都冇佢哋嘅能力。」

「係喎，點解你發光會冇消失到嘅？但係會向下墜。」

「我向下墜唔係因為我發光，而係因為冇嘢可以支撐到我。」

「即係咩？」

「我都唔太清楚。我發光嘅時候，我掂到嘅所有嘢會消失。」

「所有嘢？咁人呢？」

「咁又唔知喎，未試過。點都好，我同佢哋唔一樣，我應該係傳送唔到。」

「再咁落去會點？真係會世界末日？」

李浩朗問嘅問題都係我想問嘅問題。我諗之前嗰個所謂嚟自天神嘅信差，佢所講嘅嘢就係強制傳送。

唔通真係因為我？而家要點算？今次算係好彩，下次就唔知。

我哋帶住成千上萬嘅疑問同擔心去入眠，有咩都係瞓好睇一覺先再算。

嚟到朝頭早嘅九點，隔離嘅時間只係過咗十個鐘。

瞓醒之後，係食早餐嘅期間，由新聞得知，之前差啲撞到我嗰個的士司機，成為咗全世界首個俾人影低咗嘅極光事件，嗰人叫呢種做極光人。

睇嚟強制傳送冇煞到掣，反而係踩咗油門咁，由第一個公開嘅極光人開始，世界各地都開始出現相同嘅情況。

原本嘅物品極光事件，加上而家嘅極光人，嚟自天神嘅信差一下子紅咗，但佢冇再出嚟公開講過啲咩。

雙儀醫院嘅紅瘡泡泡事件亦都得到外界嘅注目，令到大家都人心惶惶，更加去相信嚟自天神嘅信差所講嘅嘢。

平行宇宙嘅概念仲係冇人提過，而且又冇科技家出嚟俾到一個合理嘅解釋，所以大部分都堅信呢個係神對人嘅懲罰。

全世界嘅網民都向嚟自天神嘅信差尋求解求方法，然而該信差並冇出嚟解答。反而有啲聽都冇聽過嘅宗教團體，發起咗懺悔運動。

食完個早餐，今日進行咗個詳細嘅身體檢查，結果大家都檢測唔到啲咩。但由於呢個仲係一個未知嘅病毒，我哋仍然需要完成十四日嘅隔離。

完成咗檢測之後，我哋又收到新嘅資訊。嗰啲紅瘡人今朝已經證實死亡，屍體嚴重腐爛，紅瘡嘅位置仲會流出綠色嘅不明液體。不過好彩紅瘡人係冇傳染性。

紅瘡人死亡嘅消息對我嚟講，即係代表我係殺咗嗰個阿叔。不過呢個都算係我原本嘅意向，都唔會太大反應，反正都係人渣一個。

之後，佢哋終於將啲隨身物品還返俾我哋。大家擺返電話第一件事就係打俾屋企人。

李浩朗都唔例外「嘩，我老母打咗好多次嚟。」

而我，已經冇人可以俾我報平安。成間房得我一個唔打電話，都有少少覺得孤獨。

「我老豆同老母都.....喔！家姐打嚟...」

「喂，你冇事啦？....我哋冇事呀。.....」

「佢叫我俾你聽啲。」李浩朗遞佢部電話俾我。

「喂？」

「喂，你冇事吖？」

「冇事。你呢？」

「冇咩事。.....呢個，聽過你尋晚救咗我.....多謝。」

「....喔，冇嘢。你冇事就好。」

聽完呢個電話，再望一望李浩朗，我原本嘅孤獨感漸漸減弱。或者我都仲未係一個人。

之後我都擺我部電話出嚟望一望，見到有兩個未接來電，我嚇咗一嚇。

兩個未接來電顯示係我媽打過嚟。

## 1.28

現時晏就兩點十三分，終於擺返部電話，而我有兩個未接來電，係由我媽個電話打過嚟。

我深思咗一陣，我媽嘅電話就放咗係佢間房，床頭櫃嘅第一格。

點都唔會係我媽打嚟，不過究竟係邊個人咗我屋企。

我打返過去，對面響咗三下就有人聽咗。

「喂？」對面傳嚟一把年輕女人嘅聲音。

「喂？你...」

「係我，原來你冇事，太好啦。你而家係邊？」

呢把聲，係少女日星。

「點解？你唔係走咗㗎咩？但我明明親眼見到你傳送㗎喎。」

「我都係第一次傳送係同一個宇宙，最嚴重嘅情況可能係我走唔到。」

「走唔到？」聽返少女把聲，先唔講其他因素，我係有少少開心。「咁嗰個刀疤佬呢？」

「佢，我都唔知。但我係新聞見到雙儀醫院嘅事，證明我留係度係會引發強制傳送。」

「其實我同李浩朗尋晚就係嗰間醫院...」

「吓？冇事吖嘛？」

「冇冇冇，冇事。而家係第二間醫院隔離緊，要十四日，冇咁快返到去住。不如你留係我屋企幫我睇住圈圈先。」

「圈圈？你話隻鴨仔？可以吖。」

原來我冇同佢講過隻鴨仔叫圈圈。

「嗯。....咁你呢十幾日照顧好你自己先，有咩再用呢個電話打俾我啦。」

「嗯。你都係。」

「拜拜。」

「拜拜。」

「邊個嚟㗎？講到你笑晒咁。」李浩朗行過嚟指住我個嘴。

佢唔講我都唔知原來我微笑緊，所以我即刻收走面上嘅微笑。諗咗陣之後，決定講俾佢知少女仲係度。

「星妹冇走到？佢一定係為我而留低。」嗰個乞人憎嘅李浩朗再次出現。

「收皮啦！同埋星妹係咩料呀？唔好再咁叫人啦。」

「星妹真係...，果然係我。我要同星妹傾下計，佢電話幾多？」

「星...，唔好再叫星妹呀！冇電話呀！」

就係咁李浩朗折磨咗我成個鐘，但我當然唔會俾佢聯絡到少女。

跟住落嚟嗰幾日，雖然話有咩事先打俾人，但係我之後幾晚都有同少女傾下電話。

主要問有冇咩特別事，再順便吹一陣水。中間都有兩次俾李浩朗成功搶走咗去傾，佢仲竟然同佢FaceTime埋。

同少女傾計得知，佢係呢個宇宙嘅傳送點係我間房張床，第一次嚟係，今次都係。

李浩朗係呢段期間都問咗好多問題「如果張床搬咗去我間房，你會唔會傳送去我間房？」「你有冇去過其他星球？有冇外星人？」「你可唔可以穿越時間？」

少女嘅答案係「唔知。」「未試過。」「唔可以。」

而家佢哋嘅能力應該係空間嘅傳送，如果可以傳送返過去嘅話...

不過少女根據佢嘅經驗，時間係正常咁流動，就算傳送咗之後，最多只係會過咗幾個鐘。

至於強制傳送方面，係全世界都仲係無間斷咁出現緊，極光人嘅案例係有增無減。

仲有係日本出現有大量嘅不明生物屍體，由網上嘅相見到係類似野豬嘅外型，但有黃色同黑色間條，光滑嘅皮膚。

有人話呢啲生物係適應唔到地球嘅環境而死。更加有美食YouTuber出動擺咗一隻燒嚟食，仲話味道唔錯，後來有消息指佢入咗急症。

而係香港，繼紅瘡泡泡之後，未有大型嘅極光事件。

「你看下。」李浩朗俾我睇咗一則新聞，早前俾嗰個痴線佬殺害嘅便利店職員，係佢屋企搵到其女友被分屍嘅屍體，後來證實係個便利店職員嘅所為。

另外，天氣預報話未來幾日都係大致晴朗，日間乾燥。然而係隔離嘅第九日，周圍開始起薄霧，濕氣變重，但氣溫冇下降到。

出面冇落雨，但係個窗長期有大量嘅水珠。去到第十二日，用手指係牆上面一劃，啲水多到可以用嚟

洗手。

## 1.29 第一幕 結幕

現時朝頭早九點三十分，十四日嘅強制隔離終於結束。

我同李浩朗搞完嘞手續嘢，係醫院大堂等埋佢家姐。

家姐同另一個目無表情嘅女人一齊出嚟。呢個目無表情嘅女人我認得係嗰晚我預走嘅另一個受害者。

然而，等家姐嘅人唔只得我哋，仲有幾個差佬。

家姐佢哋同差佬講咗十分鐘嘢，我同李浩朗係一邊等。

家姐話冇提及到我同個叔嘅嘢，只係話我同李浩朗預走咗佢兩個出去。

個垃圾場嘅CCTV只係影到我出入間房，間房裏面係冇CCTV。

如今個阿叔都死咗，佢嘅屍首都難以辨認佢嘅身份，知道係佢做嘅相信只有我。再者當時情況咁混亂，都難係CCTV去追尋佢犯案前嘅行蹤。

係佢哋溝通嘅期間，另一個受害者嘅眼神同我有短暫嘅接觸。

我唔知佢知唔知道我預咗佢出去，我更加唔知嘅係佢而家嘅感受。

佢表情呆滯，由佢嘅眼神係完全閱讀唔到任何嘅感情。佢只係望住我，令我懷疑佢當時係咪唔想我救佢。

佢哋交談完咗，家姐返嚟我哋身邊，班差佬只係帶走咗嗰個只剩低軀殼嘅女人。

我哋經過十四嘅隔離，終於重見天日。但出到嚟外面，薄霧仍然依舊。

「好似濃咗啲霧。」李浩朗伸隻手出嚟係空中亂掃。

唔知係我哋之前係上面望嘅角度問題，定係李浩朗講咗，啲霧的確比起前兩日睇落濃咗啲，而且仲好濕。

「你老豆老母唔嚟接你哋嘅？」我問。

「我叫咗佢哋屋企等得啦，咁大個人。你呢，星妹唔嚟接嘅？」李浩朗笑住咁周圍望。

「你有個妹㗎咩？」家姐係隔離聽到，好奇一問。

「啊...唔係。係有個咁嘅人啫。」係啲，家姐好似都仲有好多嘢未知，再係咁落去，終有一日會同佢講清楚。

「大家今日都係唔使返工係咪？發生啲咁嘅事，聽日都仲係要返工真係.....，有車。」李浩朗同家姐上咗架小巴，呢架小巴可以直接到佢哋屋企樓下，但唔經我屋企，所以大家要分開走。



家姐臨上車前拍一拍我手臂，用返平時冷酷嘅語氣「睇路呀。」

佢究竟係想關心我定係想警告我㗎？普通就咁叫我小心啲唔得㗎咩？

但去到今時今日，我知家姐係想關心我嘅，只係佢表達得奇怪啫。

過多五分鐘，我都上咗架巴士，我揀咗上層嘅窗口位嚟坐。

原本諗住望下啲街景，享受一下短暫嘅平和。不過周圍都係霧，遠少少嘅景都已經望唔清。

車窗玻璃同頭先隔離間房嘅窗口一樣，鋪滿咗水珠。

兩滴小水珠相遇，合體變做大水珠，一齊向下流走。我由望街景變咗做望水珠。

望望下水珠我先醒起，唔知嗰兩個重案有冇瀨到嘢。又好似冇聽到佢哋嘅消息，頭先醫院大堂都唔見有佢哋，應該都凶多吉少。

可能係因為大霧嘅關係，馬路上面嘅車都行得比較慢。我坐咗三十分鐘車程，係屋企附近嘅車站落車。

返到屋企樓下，好似成個月冇返嚟咁。但係落咗車之後，氣溫好似比起醫院嗰邊暖咗啲。

係大霧之中，都大約可以見到一個熟悉嘅身影由大廈門口出嚟。

係隔離單位嘅李太，佢大住個肚咁拎住兩袋嘢。我上前幫手拎，順便打個招呼「早晨。」

「早晨吖細佬。喔，唔該。好耐冇見你㗎。」

我幫李太拎一拎佢嗰兩袋嘢，係兩袋空嘅玻璃樽嚟，仲幾重下。今日平日，李生應該返工。

「喔，係吖。上次個排骨好好食，嗰個食物盒陣間擺返俾你。」

「啱啦啱啦。我今晚整沙茶牛肉呀，你今晚過嚟拎啲啦。」

我將兩袋玻璃樽掙落去回收桶「喔....好呀。」

感覺上係我媽死咗之後，李太對我嘅態度親切咗好多，其實唔只係李太，李浩朗同家姐都係。我失去咗最重要嘅人，曾經以為我嘅世界就只有屋企人。

我同李太一齊行入「仲有幾耐預產期呀？」

「四月吖。你估下男定女？」李太笑住，輕輕咁用膊頭撞向我。

而家企得咁近睇，其實李太好似比我想像中仲後生。

「嗯~女仔？」

「唔係。」

「原來係男仔。」

「都唔係。」

「...龍鳳胎？」

李太太怕怕羞羞咁笑住點頭，雙手摸住自己個肚。

「恭喜晒。」咁啱部已經到達22樓。

「記得今晚過嚟拎咗。」李太太入返自己個單位。

今次係第一次同李太太有五分鐘以上嘅對話，俾我感覺佢都幾少女。

我都去返我個單位，準備開門。原本應該空無一人，得四面牆同一隻鴨嘅屋企，我都覺得有啲空虛。

但係而家唔同，呢道門後面除咗圈圈之外，仲有一個人等我返屋企。

諗起第一次見佢，同樣都係而家呢個位置，嗰時冇諗過屋企有佢，會有呢個感覺。

我開門入去。

「喔，你返嚟啦。」少女係面前歡迎我。

「嗯。」我以微笑回應。

## 第二幕 預告

第二幕主要出場人物：

林日星

李海嵐

郭俊言

林日辰

第二幕預告：

平行宇宙間嘅強制傳送加速

李浩朗嘅父母失蹤？

同李浩朗失去聯絡？

肢體樹？

古代科技？

迷霧下帶出人類原本嘅人性？

能夠傳送嘅，唔限於人同物品？

主角嘅過去

主角嘅能力進一步呈現，係詛咒定係祝福？

第二幕都會係不定時更新。

## 第二幕 2.0

現時朝頭早十點十六分，我由醫院離開，返到屋企。屋企有少女日星同圈圈迎接我。

「你手上嘅係...圈圈？」我指住少女手上嘅一隻鴨。

「係吖，我前日朝早起身，佢就變咗咁啦。」

少女手上抱住嘅係一隻已經成長咗嘅鴨。呢個樣嘅圈圈，體型都係比較嬌小，奶白色嘅羽毛，黃色嘅鴨嘴，圓轆轆嘅雙眼。

後來上網搵一搵，係似科爾鴨嘅一種，係比較討好嘅外表。

「原來啲鴨係大得咁快㗎？好似冇咗中間個過程咁嘅？」我都忍唔住拎咗圈圈嚟抱下「仲以為你係異世界嘅鴨添。」

「你食咗早餐未呀？」少女企咗係廚房。

「未呀，我想沖個涼先。」

「咁我煮個麵俾你先？過多陣我都煮晏就㗎啦，但係又要買餸啦。」

「好呀。」

沖完個涼出嚟，我食住少女煮嘅麵，觀察住成年嘅圈圈，竟然進化咗都仲係咁得意，又鍾意轉圈。

「我哋而家點吖？」少女坐係我對面問。

呢句嘢雖然問得好大範圍，但處於呢個時勢嘅人都會明佢問緊咩。

我哋三個人啱啱先係醫院死裏逃生，嗰日走得嚟嘅都係極少數人，仲要我哋三個都冇事，係超級幸運嘅事。

「我都唔知。」

「其實我有諗過試多一次，將我自己傳送走。」

「....」

「如果都係同一張床度醒返，我就係真係走唔到。」

「....」

少女走唔到，如果佢係真係棘住咗係呢個宇宙，會唔會另外嗰兩個都走唔到？會唔會嗰個痴線佬都仲係度...

鈴鈴鈴！電話鈴聲截斷咗我嘅思考。

我放低筷子，聽電話「喂？做咩？我喺返到咋。」

「我老豆老母唔見咗。」對面係李浩朗。

「吓？」

「返嚟佢哋已經唔係度，兩個嘅電話都係度，明明話係屋企等我哋...」

「你慢慢講。可能冇預你哋咁早到，落咗去買嘢啫。」

「冇呀，銀包都仲係佢哋房。可以打嘅電話都打晒，個個都話冇見過佢哋。」

聽住李浩朗把聲，聽得出佢心急如焚嘅心情。

「應該真係落咗街一陣嘍啫。你再等多一陣先。」

「星，你話佢兩個會唔會做咗極光人..？吓？如果...」

「李浩朗。你先係屋企等多陣先，我而家過去，大家一齊係附近搵下。同埋...」我唔係好講到出口，我都保證唔到啲咩「...未知嘅，唔好咁快亂諗嘢先。」

「.....恩。」

我嗶嗶聲食埋個麵，然後入房再換返件衫。

出到嚟見到少女同圈圈，仔細一諗。對上一次出門口，以為一個朝頭早就會返去，點知之後隔咗十五日先返到嚟。

而家咁多不確定因素，呢次一出，又唔知幾時先返到嚟。

「一齊去啦，帶埋圈圈。」我同少女講。

「我哋都去？」

「係。」我同少女解釋返我嘅顧慮。

我同少女一人一個背囊，大家攞咗啲可能用得上嘅嘢，但都係好輕量，只係以防萬一。我亦都將我媽以前部電話俾咗少女。

我嚟到廚房，拎咗兩個罐頭，見到刀架上嘅刀，諗下上次嗰個趁火打劫嘅阿叔，但帶把刀係身會唔會諗多咗？

執好兩個背囊之後，就要諗諗圈圈嘅容身之處，就咁抱住佢走好似唔係咁好。

圈圈而家雖然大個咗，不過size都唔算大隻，係由一個手掌size進化做兩個手掌size。

之後少女係廚房搵到個方形嘅保温袋，連我都唔知有個咁嘅袋。

呢個保温袋大細啱啱好，放兩條細毛巾之後就放埋圈圈入去，但圈圈好似唔係好樂意。

準備好出發之時，我諗起一個人。我係廚房擺咗個唔係屬於我嘅食物盒出嚟，叫少女等我一陣。

我去咗隔離單位揸門鐘「李太，還返呢個俾你先，我今晚要出去。」

李太伸手接住個食物盒「喔，咁下次先啦。」

我轉身要走之際，李太加咗句「出去要小心啲吖。」

呢句咁普通嘅說話，突然令我好有感觸。

「知道。」

## 2.1

現時朝頭早十點四十五分，李浩朗嘅老豆老母疑似失蹤，然後我、少女同圈圈執埋嘢將要前往佢屋企，睇下有咩幫手。

由我屋企出發徒步行去李浩朗屋企就二十分鐘，搭巴士就兩個站，雖然唔重，但都預住兩個背囊同一個保温袋，所以揀搭巴士。

今次唔坐上層，下層又冇乜位，橫掂好快到，就企係度算。

我間中都睇下圈圈做緊咩，係毛巾圍繞嘅環境低下，仲要保温，佢就瞓着咗。

由巴士嘅車窗望出去，周圍都充滿迷霧，濕氣又重。二月嚟講，而家嘅氣溫都算有啲熱。

車窗嘅水珠依舊，大霧令到車速變慢，亦都令到五十米以外嘅視線變模糊。

咁大個仔都未見過城市地方可以咁大霧，唔知咩極端天氣嚟，定係或者代表住有極端天氣要嚟臨？

巴士嘅十幾米前着咗紅燈，準備減慢速度。而紅綠燈前嘅位置出現咗一個神奇嘅光景。

係呢個大霧之中，紅綠燈前有一道彩虹。彩虹約有兩個人咁高，低空咁打橫懸浮係馬路當中。

巴士係紅燈前停低，正正停係呢條彩虹嘅中間，彩虹嘅位置就係巴士嘅上層。

有幾個下層嘅乘客，拎咗電話出嚟上咗上層。但其實下層嘅我哋都可以見到，因為條彩虹都好長下。

成件事就好似有人用3D投影條彩虹出嚟咁。

「嘩～」少女睇到定咗格。

紅燈轉為綠燈，巴士開走，剩低彩虹留係度，之後都再冇見到咁嘅光景。

巴士到站，得我哋三個係呢站落車。好彩我嚟過好多次，如果唔係係呢個迷霧當中，唔識路嘅人都有機會迷路。

上到李浩朗住個層，揸門鐘之後係家姐開嘅門。

「喔？家姐。點咩？仲未有消息？」

家姐以一個憂愁嘅表情搖一搖頭之後，佢見到我身後嘅少女，就連平時冷酷嘅家姐都不經意露出奇怪嘅表情。

老實講我而家望少女，係我眼中已經再唔係一個女版嘅我，係獨立嘅一個林日星。

雖然之前係醫院隔離嘅時候都提過，不過對於第一次見面嘅人嚟講，家姐嘅反應係十分正常。

「佢就係平行宇宙嘅另一個我。」

「星妹？...」

「...可以唔使咁叫嘅..」

家姐比正常人更快咁接受呢個事實，畢竟都經歷過其他荒謬嘅事。

我以為李浩朗見到少女會心情好啲，但佢似乎真係好負能量，連同少女打招呼都冇。

「所以親戚朋友都出動晒，全部都話冇見過。」李浩朗嚴肅咁講，真係未見過佢咁樣。

「你哋最後一次同佢哋講電話係幾時？」我問。

「尋晚，我臨瞓前。」李浩朗答。

「報咗失蹤人口？」少女問。

「報失蹤係咪話要過四十八小時先會受理？」我問。

「唔使，我哋係諗住等下先報。」家姐答。

我行過去坐係李浩朗隔離「咁先報咗失蹤人口先，之後我哋一齊去附近搵下，咁樣好冇？」

李浩朗輕輕咁點點頭「如果真係極光...」

「先，先搵咗先啦。」我截住李浩朗呢個假設。

大家準備出發先去報失蹤人口。

「做咩你哋預晒背囊咁嘅？呢袋又咩嚟？」李浩朗問。

「呢度裏面圈圈嚟，呢啲以防萬一。」我咁講完，李浩朗都好似明我咩意思，同家姐都執咗啲嘢，各預一個袋。

李浩朗屋企附近，唔遠嘅位置就有差館。

等佢哋報完出嚟，我哋幾個圍埋一齊講陣間嘅行動。

家姐提議我哋分兩個一組，李浩朗同家姐要分開，始終附近佢哋熟悉啲，而且離遠見到佢哋老豆老母，佢哋會認得快啲。

家姐再建議男同女一組，佢係參照返上次醫院發生嘅事。

話說家姐自上次發生啲咁嘅事，之後好似都冇提起過，但我覺得佢應該唔係表面上咁堅強。

用以上兩個條件分組，即係我同家姐一組，李浩朗同少女一組，圈圈就由我暫時照顧住先。



雖然李浩朗同少女一組呢點我好想出聲，但始終而家係非常時期，而且家姐又講得啱，唔係計較呢啲無謂嘢嘅時候。

「記得保持聯絡。」家姐同另外一組講。

「知道。」少女認真咁回答。

我哋分組轉身，兵分兩路，一東一西，開始行動。

希望呢次分開，唔會又要隔幾十日先見返。更加希望我哋四個都安全再相見。

## 2.2

現時朝頭早十一點五十分，鑑於李浩朗父母突然嘅失蹤，我哋四個分成兩組，我同李海嵐、李浩朗同少女日星，分關係附近進行尋人行動。

我同家姐向住同一個方向出發「有冇話咩地方佢哋可能會去？」

「冇乜特別地方，平時佢哋唔多鍾意出門口。」

「但好似熱咗好多咁。」我抹一抹額頭啲汗。

呢種溫度冇可能會係二月出現，連家姐都除咗最出面嗰件外套。

「或者去街市嗰邊睇下先，係我媽去得最多嘅地方。」

我哋行係街上面，大霧令到本來應該係日光日白嘅時間，變到灰濛濛咁。對面街嘅行人都唔係好望得清個樣。

家姐今日都冇乜點打扮，又係all back紮起頭髮，着住灰色嘅hoodie，黑色嘅運動長褲。

一路上，我暗中咁觀察住家姐嘅面色，就咁睇好似冇表情咁，但仔細一睇，其實佢有稍稍咁皺住眉頭。

始終係自己老豆老母，雖則程度上唔算同我一樣，但我都明白嗰種失去嘅感覺。

我連一句冇事嘅，呢啲冇根據嘅安慰說話，都講唔出口，因為以而家嘅時勢嚟講，極光人唔係冇可能。

「前面咩事？」家姐鬆開咗佢眉頭，手指前面。

我跟住一齊望過去，前面係一堆要起飛嘅麻雀仔。

神奇嘅係呢堆麻雀係停咗係半空，一啲係就嚟起飛嘅姿勢，一啲係已經飛起咗，就好似一張相咁。

我哋行前兩步去睇，原來佢哋唔係完全定咗格，係以一個超級慢嘅速度郁緊。

再望耐啲，可以見到佢哋超緩慢咁拍緊翼。呢堆麻雀嘅速度同周圍嘅事物產生咗強烈嘅違和感。

我一時忍唔住好奇心，伸手想掂下其中一隻，但係家姐捉住咗我「唔好。」

家姐並冇解釋到點解，但冇乜學識嘅我估係我哋處於唔同嘅速度，如果麻雀俾我掂到唔知會點，定係家姐純粹唔想我掂。

「呢啲又係你哋話嘅強制傳送？」

「應該係。」能夠出現如此奇景嘅，好大可能就係強制傳送，但究竟係傳送咗啲咩？點解咁都可以留

到係半空，唔跌落嚟？

不過比起上次醫院啲紅瘡泡泡，今次只係神奇得意，反正威脅唔到我哋嘅生命危險。

走嘅時候，見到隔離有個阿嬤攞住咗電話，對住個奇景影咗好耐，郁都冇郁過，唔會連佢都變慢咗呱？到最後佢都好似冇眨過眼。

離開慢速麻雀呢個奇觀，我哋繼續上路，家姐話到街市嘅距離應該冇咁遠，可能因為大霧嘅影響，都冇行咗一段時間先到。

去到街市入口，我哋兩個都已經除剩一件T-shirt，愈郁個人就愈熱，帶出嚟嘅水都飲咗一大半。

感覺上呢場大霧似係蒸氣多啲，成個戶外變咗個大型桑拿場咁。如果係咁會唔會之後有大雨？

入到街市裏面，反而仲涼過出面，冇咁大霧。

行過啲檔口，有一半都冇開門，連帶客人都少咗。

成個街市有兩層，我哋由第一層開始，係第二層嘅末端結束。中間攞住張相去問啲有開門嘅檔口，完全冇消息。

零收穫嘅我哋，出返嚟呢個大型桑拿場，家姐搵咗張櫈坐低。

我係後面望住家姐嘅背影，呢個背影散發出失望嘅感情。

我行前想坐係家姐隔離。

「啊～～啊～～」係家姐面前跑出嚟一個人，一個全身發出極光嘅人。

極光人兩手伸出，向我哋行過嚟。佢成身光到都見唔到佢嘅表情，只係見到一個人嘅輪廓。

大約十秒之後，呢個人隨住極光一齊消失咗係我哋面前，面前剩低一片迷霧。

我自己都叫做有經驗，家姐就應該第一次親眼現場睇到極光人。

我行前睇下家姐，果然佢係呆咗係度。偏偏，極光人要係呢個時候出現係家姐面前，令到家姐更加嘅擔心自己父母。

我坐低係家姐隔離，將保温袋放係一邊，抱圈圈出嚟，費事熱死佢。

我放圈圈係自己大牌，諗緊我嘅開場白，應該講啲咩好。

但係圈圈好似已經等唔切，離開我嘅大牌，跌咗係櫈面，之後又堅強咁自己企返好，嘗試爬上家姐嘅大牌。

家姐一時俾圈圈嚇咗一下「咩事？邊度嚟隻鴨？」

「佢係圈圈，大個咗嘅圈圈。」

圈圈成功爬上家姐嘅大牌，好有靈性咁碌大對眼望住家姐，又伸長個頭係家姐個肚不停咁轉，好似係度嘜緊家姐咁。

就連家姐都抵抗唔到圈圈嘅可愛，伸手去摸佢。

「睇嚟佢真係識閱讀人嘅心情。」我望住圈圈講。

## 2.3

現時晏就十二點四十三分，我同圈圈一齊嘗試去開解心情沉重嘅李海嵐。

以我嚟講，因為我確定知道已經失去咗，所以我先至有選擇，去接受，去面對，去逃避定係淡忘，有選擇先會有機會可以向前行。

相反，家姐佢哋面對嘅係失蹤，係不確定性。呢種嘅煎熬又係另一個折磨。

家姐摸住圈圈個頭，我見到佢眼眶泛紅，感覺上佢仲係度扮緊堅強。

「極光人，會唔會可以返嚟？」家姐問。

「我都唔知，但我覺得唔係冇可能。」如果平行宇宙之間可以互相傳送，咁理論上應該可以傳送返嚟。

「....」家姐輕輕咁點頭「你食咗嘢未？」

「出嚟之前食咗少少，但我都有啲餓。」

「咁我哋食咗嘢先。」

我拎返個保温袋出嚟，家姐截住「收返佢啦，而家咁熱，我抱住佢先。」

睇嚟家姐應該都感受到，圈圈隱約有種安慰人嘅力量。

離開街市，繼續行走，搵間餐廳去食個晏就飯。

行行下，家姐嘅表情有啲疑惑「我記得附近應該唔係咁，有好幾間舖頭都係未見過。」

再行多幾分鐘，沿途一間餐廳都冇，我哋又熱又爆晒汗咁。好彩路經有間報紙檔，我哋買多咗幾枝水，原本帶出嚟嘅水已經一早飲晒。

如果有間7仔，都可以入去涼下冷氣。

係停低休息，補充返水份嘅期間，我搵一下呢條街嘅名，牌上面寫住嘅係一個連家姐都冇聽過嘅街名。

家姐話佢完全認唔出我哋而家嘅位置，於是我就諗住GPS下我哋係邊。

「嗯？上唔到網喎。連一格訊號都收唔到。」我嘗試打俾李浩朗，果然係失敗。

之後，我電話直頭顯示為No Service添。

家姐都拎電話出嚟睇「....我都係。」

我問下頭先報紙檔個阿叔「唔該，想問下你收唔收到訊號咁電話？」

阿叔係度整緊佢部收音機「唔好話手機訊號，我收音機都收唔到呀而家。唉，仆街....」

冇得上網都算，唔係太大影響，但而家連電話都打唔到，即係同李浩朗佢哋冇得聯絡，再雪上加霜嘅係，我哋連自己目前嘅位置都唔清楚。

家姐向我搖一搖頭，表示佢都完全打唔出。冇諗過只係過咗兩個鐘頭，就遇到最壞嘅情況，兩方失去咗聯絡。

「定係先沿路返去街市個邊先？我哋頭先好似係一直路咁行過嚟。」我指住我哋過嚟嘅嗰條路，如果返到去街市，應該就可以認得路。

「嗯，係直路行過嚟。好，先行返去先。」家姐抹一抹汗，抱返起圈圈。

最後決定先沿路折返，免得愈走愈遠，愈嚟愈迷路。

沿路折返嘅路途中，好彩周圍嘅建築物都係同頭先嚟嘅時候一樣。

見到有印象嘅景物，個人都放心啲。如無意外，一路行過去就會見返頭先個街市。

一路上，都見到有一、兩個途人，佢哋同樣係收唔到訊號。問佢哋呢度邊到呢，佢哋都係迷咗路。

而家呢個情況，都係由強制傳送引起嘅？

「咩聲？警報鐘？」我突然聽到警報聲音由前面傳過嚟，迷霧一時阻礙咗我哋嘅視線。

頭先我哋問嘢嘅其中一個途人行係我哋前面。

然後，我哋嚟到警報聲嘅源頭，係一間珠寶店嚟。

我哋前面嘅嗰個途人，企係間珠寶店前睇緊發生咩事。

我哋都睇下間舖頭咩料嘅同時，舖面一塊大嘅落地玻璃忽然爆開咗。

隨住玻璃嘅爆開，衝出嚟一個錘仔，旋轉嘅錘仔高速咁飛出嚟，一直線擲向反應唔切嘅嗰個途人，擊中佢嘅頭部，隨即倒地。

唔好話個途人反應唔切，我哋都反應唔嚟。然而嗰個凶手係唔會乖乖地咁等我哋消化好。

一個身高大約有一米九嘅男人係珠寶店嘅正門走出嚟，佢拎低副眼鏡，用外套嘅手袖抹一抹，再抹埋塊面嘅血跡。

呢個男人行前去馴係地下嘅途人身邊踏低，執返起個錘仔，望住抽搐緊嘅途人，目無表情，係佢件衫上面拉走錘仔上面嘅血。

然後個男人托一托眼鏡，望過嚟我哋度，頭側埋一邊「喔？」

除咗佢殺人，我同家姐仲詫異嘅係呢個男人個樣。

「佢係咪...？」家姐問我。

「係。跑啦。」唔使特別思考都可以判斷到呢個男人又係另一個平行宇宙嘅我，而且又係一個不懷好意嘅我。

## 2.4

現時晏就一點三十三分，我同李海嵐目擊到一個凶殺現場，兇手係新登場嘅另一個我。

「跑。」我拉住家姐手臂。

目前為止，只有少女日星係平行宇宙嘅我嚟講，唯一一個正常又唔會想殺我嘅人。

而家仲要俾我見到呢個眼鏡佬殺人，當然係走為上策。

我同家姐轉身跑走，係迷霧當中逃跑，希望迷霧可以幫我哋走得甩。

跑走期間，由後面擲過嚟一樣嘢，應該係佢個錘仔。錘仔擲中我背脊個背囊，由於我個背囊裝滿咗嘢，又有兩件外套係度，減輕咗個錘仔嘅衝力。

得到個背囊嘅緩衝，我只係有半秒失去咗平衡，但馬上就回復返跑步嘅姿勢。

我同家姐開始向左轉，因為直路跑太容易俾佢搵到。

之然我哋轉左又轉右，跑咗幾個街口，加上又有迷霧嘅遮掩，應該可以搵甩佢。

我慢慢減低步速「應該夠㗎啦。」

家姐跑係我前面，佢都停低咗，望向後方「好似冇追嚟㗎。」

「唔會搵到啦，咁大霧.....」呢個時候，我留意到家姐嘅後上方，出現一道極光。

極光約有四米高，我用手指指出之際，極光之中衝出嚟一架車，車型類似普通私家車，但又唔完全係，因為只有三個車輪。

「家姐！」我即刻跑上前，家姐都向後望。

衝出嚟嘅車，照個拋物線咁睇，會跌向家姐。

架車愈嚟愈接近家姐，而個時候嘅家姐先完成轉身，望到嚟至上方嘅危機。

家姐企咗係度，根本唔夠時間反應。但我已經嚟到家姐嘅身後，於是我就利用自己跑過去嘅衝力，雙手推走家姐。

家姐同佢懷中嘅圈圈俾我推走，身體向前仆，已經離開咗危險嘅範圍。

佢兩個確保安全，不過我唔係。我眼珠向上碌，架車已經到咗我頭上面。

成個車頭佔據咗我整個視野。呢一刻，我嘅諗法係「啊...點解我頭先唔係攞住家姐，然後一齊向前跳...」



捱咗咁耐，竟然係咁樣死法。

臨死前嘅一刻，成個空間變得好靜，淨係聽到自己嗰個快速嘅心跳聲。

雖然冇用，但我都下意識雙手舉起，護住個頭。

眼前由車頭變成我自己對手，我自己對發緊極光嘅雙手。嗯？

架車已經衝咗落嚟我身上，經過咗我，衝落地下，然後聽到衝擊落地下嘅幾聲巨響。

我放低雙手，發現我個人係冇事咁企咗係度，極光都消失咗。

我向下望，地下照舊俾我整咗個窿出嚟，只係有半米深。我望一望自己，摸一摸自己，不痛不癢。

Yes~!我冇事。但係我又變咗做完全裸體嘅狀態。

我爬返出個窿，見到前面嘅家姐用不可思議嘅眼神望住我，我即刻雙手遮返個重要部位。

我向後轉身，超級好奇架車變成點。

地下架車成個車身嘅中間俾我熔開咗，不過我唔夠高，如果唔係成架車就會俾我切開咗兩邊。

估唔到極光竟然救咗我，但都好彩及時停咗，如果唔係又唔知跌到落邊到。

之前同少女講過，佢都冇遇過我呢個情況。唔通呢個係我獨有嘅能力？

「竟然有啲咁嘅事。」一把男聲出現。

男聲就係架車嘅殘骸隔離，係頭先個眼鏡佬。

我全部專注力放咗係架車度，完全冇留意到佢一早企咗係度。

眼鏡佬一睇就知又係另一個平行宇宙嘅我，身高一米九，着住紅色嘅Adidas運動套裝，外套綁係腰間。

五五分界嘅髮型，戴住眼鏡，仲有好厭世嘅眼神。

眼鏡佬右手將錘仔舉起，放係佢寬闊嘅膊頭上面「你係呢個世界嘅我？」

佢係聽到頭先架車嘅聲，所以先搵到我咩？但有冇咁快呀？

我警戒住佢，右腳先向後退一步，準備第二次嘅逃跑。

## 2.5

現時晏就一點五十三分，一劫接一劫嘅災難，眼鏡佬再次出現係我哋面前。

「我問你係咪呢個世界嘅我？」眼鏡佬托一托眼鏡。

我右腳慢慢向後退一步，準備逃跑。

眼鏡佬眼珠向下，佢注意到我嘅腳步，再托一托眼鏡，上身彎低，擺手開始跑過嚟。

我同眼鏡佬幾乎係同時起步，但我多咗個動作，就係要轉身。

「跑呀！」我再次對住家姐講半個鐘前先講過嘅嘢。

家姐抱返起係地下嘅圈圈，望住佢轉身開始跑，但我哋距離冇拉近到，反而好似遠咗。

一道阻力由後面出現，眼鏡佬捉住咗我膊頭，我成個人俾呢道阻力拉咗向後。

我雙腳都離晒地咁向後飛，然後眼鏡佬係我左邊出現，又係呢個厭世嘅眼神。有冇跑得咁快呀？

眼鏡佬一隻手拉住我，然後一嘢將我向後掙。

我成個波咁向後碌，明明上一秒都仲跑緊，而家就打倒褪馴咗係地下。

我想咳返聲都嚟唔切，眼鏡佬就大力咁踩咗落我胸口。

「我條問題有咁難答咩？」眼鏡佬由上俯視我。

我由下仰望到眼鏡佬好似有啲蹦蹦地。

眼鏡佬拎開佢隻腳，不過佢冇放落地，而係向後拉。

仆街，佢隻腳瞄準嘅呢個角度係我個頭。

佢一腳踢落我個頭，再次俾佢當做波咁嚟踢。

眼鏡佬呢一下踢技，將我送返入頭先我自己開嘅半米窿度。

跌返入半米窿嘅我，盡快捉返啲三魂七魄返嚟，爬返出嚟地面。

眼鏡佬冇繼續攻擊我，佢嘅視線已經轉移咗。

令眼鏡佬轉移視線嘅係家姐，家姐返轉頭嚟救我，圈圈就俾家姐放埋咗一邊。

我見到家姐嗰個充滿決意嘅表情，雙手握拳放係面前，前後腳形成弓步。

家姐嘅呢個姿勢，雖然我唔係好識，亦都有學過，但家姐係識打拳？

「好～嘈。」眼鏡佬耷低頭，將個錘仔收咗係背面褲頭。

家姐開始發動進攻，輕盈嘅身軀，衝刺去到眼鏡佬身前，一下右勾拳由下打上佢嘅下巴。

眼鏡佬俾家姐打中下巴，個頭受力向上抬。兩個人原本體格就有好大嘅差異，家姐只可以係速度上擺優勢。

家姐借住個勢，追加攻擊。正拳、擺拳同勾拳一齊運用，全部攻擊集中係眼鏡佬嘅上身。

家姐嘅每一個攻擊都擊中咗眼鏡佬，眼鏡佬上身受咗啲力而有所擺動，但佢雙腳由頭到尾都有郁過，佢只係雙手舉起護頭。

眼鏡佬好似就係無意要避開家姐啲拳頭咁。

去到咁上下，家姐都覺得奇怪，體格幾大差異都好，都唔係咁誇張呱。就好似打緊一座山咁，然而家姐並冇終止進攻。

家姐打出佢嘅第十拳，再次一個右勾拳。今次。眼鏡佬終於有動靜，佢嘅左手接住咗呢個右勾拳，並且完全捉實咗家姐嘅右拳。

家姐想收返佢個拳頭，但完全冇辦法，眼鏡佬嘅左手鎖實咗佢。

眼鏡佬望實家姐，表情由始至終都有變過，只係多咗一滴鼻血流出嚟。

眼鏡佬右手握拳高舉，向家姐進行第一擊。家姐及時向右側，避開咗呢一拳，但右手仍然係收唔返。

既然收唔返個右手，家姐就轉守為攻，左勾拳攻擊眼鏡佬嘅腰側，一拳又一拳咁打落去。

眼鏡佬一本初衷，完全唔避，今次仲擋都唔擋。

但忽然，眼鏡佬左手出力向下拉。呢下嘅出其不意，被捉住拳頭嘅家姐完全跟隨咗眼鏡佬嘅意願，上身一齊向下彎，係下面迎接家姐嘅係眼鏡佬嘅膝頭哥。

呢嘢膝頭哥，重創係家姐個肚度，而眼鏡佬嘅左手都終於放開。

家姐護住個肚，退後咗兩步，眼鏡佬都跟上去。

我當然冇諗住袖手旁觀，先衝咗過去先算。

而家戰況由追逐戰，變成係二對一嘅埋身肉搏。雖然我冇學過拳，但我嘅拳頭同家姐一樣，每拳都一樣可以到肉。

眼鏡佬都一樣，只係護住個頭，從容不逼咁接晒每一拳，好啱佢個個厭世嘅態度。

當然眼鏡佬都有諗企係度任由我哋拳打腳踢，佢都會反擊。不過以佢嘅身型嚟講，佢嘅速度係相當之

快。

眼鏡佬每三個拳頭，家姐都可以避到兩拳，而我就一拳都避唔到。

唔只眼鏡佬唔迴避全部嘅攻擊好奇怪，佢連唔用佢個錘仔都好奇怪。佢係唔想殺我哋，定係想赤手空拳打死我哋？

然後，過咗幾十招之後，眼鏡佬仍然係企直係度，家姐同我就跪咗係地下，喘晒氣。

我見到家姐都已經嘴角含血，我自己都口腫面腫。

我諗我哋兩個係完全冇勝算，但我感覺眼鏡佬唔係要殺咗我哋。

「我只係想你答我一條問題。」眼鏡佬開口。

「你係咪呢個世界嘅我？」佢第三次問。

我無可奈何，唯為點頭。係咪答咗佢，佢就會收手？

眼鏡佬見我默默咁點咗頭，然後佢慢慢咁行過嚟我個邊，拎返個錘仔出嚟放係膊頭，係我面前踏低。

家姐見到咁，努力咁起返身，想過嚟救我。

眼鏡佬擰個頭望向家姐「我今日唔會殺兩位，我已經到咗七個人嘅名額。但係..」

「我聽日開始會留一個俾你。」眼鏡佬望返住我講。

眼鏡佬講完，企返起身，推一推副眼鏡，轉身離開。

眼鏡佬離開嘅時候，圈圈跑咗去佢身邊，打開晒對鴨翼同把口咁對住佢。

眼鏡佬同圈圈眼神對峙咗幾秒「你，太嘈。」

「如果係你嘅話，都唔算係超出名額。」眼鏡佬對住圈圈舉高錘仔。

「唔好呀！」

## 2.6

現時晏就兩點三十一分，我同家姐因為眼鏡佬冇晒名額殺人而逃過一劫，但眼鏡佬轉向圈圈落手。

「唔好呀！」

眼鏡佬對住圈圈高舉佢個殺戮錘仔，不過佢遲遲都未落手。

我諗住衝過去救圈圈，但眼鏡佬放低咗個錘仔，望咗去佢嘅左手邊「喔？」

見佢停咗手，我暫時鬆咗一口氣，小心咁接近圈圈抱返起佢。

眼鏡佬冇理到我，專注力繼續放咗係佢嘅左手邊。於是出於好奇，我都跟住望過去。

佢嘅左手邊，我嘅右手邊，除咗霧之外，我見唔到有乜特別，亦都聽唔到有咩聲音。

眼鏡佬究竟係見到啲咩？

「砰！」一下槍聲響起。

現實生活中，我未聽過槍聲，只係電影或者電視劇聽過，但呢下絕對係槍聲。

望返眼鏡佬，額頭中槍，錘仔跌咗落地，佢都隨之跌落地。

我望向槍射過嚟嘅方向，仍然未睇到有啲咩。點解突然會有槍？對方係呢度嘅人定係第二度嘅人？

家姐過嚟拉走我「走啦，仲望。」

俾家姐拉走之際，終於見到大霧中有啲身影，有一班人嘅身影。

係呢堆身影當中，忽然有一條嘢伸咗出嚟，直插咗去眼鏡佬個身入面，眼鏡佬個身體俾呢條嘢慢慢咁拖走。

我見到拖走眼鏡佬嘅呢條嘢，並唔係普通嘅一條繩，而係一條粉紅色嘅肉，就似係青蛙嘅脷咁。

呢條青蛙脷大約三隻手指咁闊，青蛙脷上面仲有啲一粒粒凸出嚟嘅肉粒。

呢個時候家姐同我已經匿埋咗係隔離棟樓嘅牆後面，我哋係牆後面小心咁偷睇。

頭先係霧裏面見到嘅身影係人形嚟，都有一定嘅高度。

但伸咗一條咁長嘅青蛙脷出嚟嘅話，到底係咩生物嚟？青蛙人？仲要有槍？

我哋嘅位置同嗰堆神秘生物都有啲距離，仍然係睇唔清楚佢哋嘅真樣。

佢哋將眼鏡佬拉到將近自己嘅範圍，不過呢個時候，離遠都見到眼鏡佬嘅身軀開始發出極光，然後冇

耐就係佢哋面前消失咗。

嗰班神秘生物見到眼鏡佬消失咗，就圍咗一圈係度開會，隱約都可以聽到幾句聲音。

「¥\*€^%%.....\*\*\*¥¥€\*^%\*.....」

完全就係一堆冇聽過嘅語言，而且可能唔係地球嘅語言。真係青蛙人？外星人？但頭先嘅槍聲完全就係地球有嘅槍聲。

佢哋開完會，準備離開，向我哋嘅方向接近。再近少少，再等多少少，就可以見到佢哋嘅真面目。

「啊！」我隔離嘅家姐忽然叫咗一下，佢腳附近有一隻狗嘅屍體，戴有頸圈，應該係寵物犬，但啲內臟係跌晒出嚟。

家姐即刻用手揪住自己把口，但都已經太遲。

我同家姐對望咗一下之後，一齊向後跑。

我一路跑，一路祈禱佢哋唔好開槍。

呢場大霧，再次成為我哋嘅幫手，幫忙遮掩我哋嘅行蹤。

跑到咁上下嘅距離，我哋判斷應該係安全，唔會追過嚟，就停低咗。

由珠寶店開始，接二連三嘅危機，而家終於可以休息下。

如果頭先唔係家姐唔小心叫咗出嚟嘅話，就應該可以見到佢哋係咩嚟，起碼可以知道係咩生物威脅我哋。不過再留多陣都唔一定安全。

我周圍望下，根本已經係迷晒路「已經唔會返到轉頭啦。」

「着返件衫先啦。」家姐係背囊拎佢件外套出嚟。

「啊！.....唔該。」方才太多危險，都唔記得咗我係全裸，仲要連背囊都冇埋。

氣溫本身已經熱，我哋又不停咁郁，我全身都爆晒汗，家姐都唔例外。

「家姐，冇事吖？」我指住自己個嘴角嚟提家姐佢嘴角有血。

家姐用手指公抹一抹嘴角嘅血「冇事，你仲慘過我。」

而家休息落嚟，我先慢慢感受到頭先打鬥完嘅痛楚。

而家唔好話同李浩朗佢哋會合，係連保住自己條命都難。又係強制傳送，又係第二個宇宙嘅我咁。

呢場大霧都係一把雙刃劍，人哋睇唔清我哋之餘，我哋都睇唔清人哋。

如果個個都似少女咁走唔到嘅話，即係可能會愈嚟愈多嘅我嚟殺我。

由而家開始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 2.7

現時晏就三點十九分，我同家姐係幾個劫難當中冇事走甩。不過，不單止我嘅隨身物品，係所有身上嘅嘢都消失晒，又再全裸狀態。

我將家姐件外套綁咗係條腰度，優先遮住我碌嘢先。

但係，冇鞋着嚟跑步真係搞到一對腳板底都係血。其實都唔只係腳板底，頭先裸體咁同眼鏡佬搏鬥，全身都係傷痕纍纍。

新嘅傷痕加上舊嘅傷痕，基本上成就咗一幅畫出嚟。

家姐話搵啲水洗住先，但而家得返一枝水，就擺嚟飲好啲「如果再搵到有水先啦，都習慣㗎啦。」

原本我個背囊都有啲急救嘢係度，但估唔到咁快冇咗，家姐就只係得膠布，應該用晒成盒都貼唔晒。

我求其係一邊搵咗啲膠袋，用嚟包住對腳，頂住當先。

「所以之前都試過咁樣？」家姐大概知道咗我極光嘅事。

「係。雖然頭先救咗我一命，但都幾麻煩下，加上我又控制唔到。」原本以為係一個自殺能力，但原來仲可以有咁嘅作用。如果可以控制得到嘅話，會唔會係一個好有用嘅能力？

我同家姐邊講邊行，街市又返唔到，方向都迷失埋。

其實而家我哋都唔知要去邊，主要係搵返件衫俾我着，順便睇下有冇水同食物，而家剩低嘅就只有家姐嘅一個背囊。

仲有，過多一陣就要入夜，我哋都要搵返個瞓覺嘅地方，一個安全嘅地方。我哋係條街度遊蕩，都要非常小心謹慎，因為而家可以話係危機四伏。

我同家姐講緊嘢嘅時候，我再次留意到家姐擔心嘅心情，但今次應該唔係佢父母。「擔心李浩朗嘅話，可以俾啲自信佢嘅。」

「嗯？」

「雖然佢又唔打得，又唔係特別醒，只係得把口....」

「哼...」終於見到家姐笑返少少「細個我哋一齊玩，我仆街整親嘅話，佢就死都要話預我返屋企。明明又唔夠我高，又冇力，預到我對腳拖晒地。」

「係，每次都係愈幫愈忙。」我諗返起我同李浩朗啱啱認識嘅時候，係中四嗰年，我俾人打，佢話幫拖，最後當然係俾人打多兩錢重。

「喔？」家姐突然一手大力咁拍落我赤裸又有傷口嘅膊頭度，但視線係向上望。



「啊！家姐。」痛到我震甩咗身上唯一一件外套。

「你睇咗先啦。」家姐繼續不停拍打我。

「停停停。」我先綁返好件外套再望上去。

上空都係一大片迷霧，但可以見到家姐指住嘅嘢，有幾個人形黑影係空中。

總共有六個黑影，黑影嘅形狀好明顯有手有腳，又有頭。

「人嚟㗎....」呢六個人唔似係飛緊，因為佢哋似係氣球咁係空中漂浮，速度較為緩慢，而且佢哋嘅手腳係上下左右咁掬緊。

因為大霧，我哋見唔到佢哋個樣，而且都聽唔到佢哋有任何嘅聲音。

望望下呢啲空中漂浮嘅人影，忽然有陣風吹嚟，稍為將啲霧吹開咗少少。

今次終於可以望清楚呢啲人影，首先確確實實係六個人嚟，四女兩男，佢哋嘅表情都係大同小異，表現出非常痛苦嘅感覺。

我同其中一個女人對望咗，佢就好似啱唔到氣咁，塊面谷到好紅。

「佢哋係就嚟要窒息？」家姐同我諗嘅嘢一樣。

但係等陣先，今日全日都冇起過風，冇散過霧，做咩突然有風嘅？

我望向前面風吹過嚟嘅方向，感覺好似有啲咩過緊嚟，好重嘅壓迫感。

前面啲霧同上方一樣，散開咗少少。

「聽唔聽到？」今次輪到我拍家姐手臂。

「聽咩.....」「.....聽到啦。」

## 2.8

現時晏就三點五十五分，前方嘅迷霧稍為散開，強烈嘅壓迫感來襲。

「...聽到。」

我哋聽到嘅聲音嚟自前方，呢種聲音就好似某啲猛獸嘅咆哮聲，某啲大型嘅猛獸。

前面嘅迷霧忽然之間，一下子打散咗，衝過嚟一道強風。

我推住家姐「快。」我哋跑到隔離一條後行，一條掘頭路嚟，但我哋已經冇時間再出返到，唯有係跑到去最盡頭。

呢個咆哮聲已經大聲到要揸住耳仔嚟保護返個聽覺。

我哋嘅視線範圍已經係得返前面一條長方形嘅出口。

呢道咆哮聲嚟到出口嘅位置，強烈嘅暴風劃過，形成一個無形嘅衝擊波。

我哋嘅位置離出口位有十米，但都可以感受到強烈嘅壓迫感。

周圍嘅建築物都出現細微嘅搖晃，呢下衝擊波，吹起咗好多街道嘅雜物，中間仲好似見到有幾個人。

就算我哋行到咁入，唔多唔少都會波及到，一陣烈風吹入嚟後行，冇出面嘅咁強烈但都足夠令我哋企唔穩。

啲風仲差啲吹走埋家姐件外套，我死都夾實件外套，呢件都冇埋我就真係好尷尬。

無形嘅衝擊波持續咗有八秒，我哋嘅聽力一時之間只係得一陣we~嘅聲音。

我哋由後行出返嚟，呢條街一直線嘅霧完全消失咗，前後嘅景物清晰晒。

唔單止地面，就連牆身都出現裂痕同剝落。就連電燈柱都連根拔起，九成嘅玻璃窗都爆咗，玻璃碎都冇埋。周圍一地都係前面吹過嚟嘅雜物。

事隔一日，終於睇得返個天，不過而家天空多咗嘅係一個又一個嘅人。

就好似我哋頭先見到嘅嗰幾個空中漂浮嘅人咁，但而家唔只係六個，就咁睇大約都有四、五十個呢啲漂浮嘅氣球人，填滿咗呢條街嘅上空。

然而，有一樣嘢唔同嘅係呢啲氣球人已經係冇咗氣息，有啲係面色蒼白，有啲係反晒白眼，但一樣嘅係大家都已經冇晒反應。

而家有一大堆屍體四散咁漂流係空中，睇到令人心寒。

事情發展到呢個地步，所有奇怪嘅，不可思議嘅嘢，都可以用強制傳送嚟解釋，但已經唔知係傳送咗

啲咩。再係咁落去，睇嚟真係會世界末日。

我望上天空，擔心住少女之前所提及過嘅隕石。

面對住呢啲咁荒謬嘅事，我哋唯有係帶住無奈同不安嘅心情繼續前進。呢個時候嘅聽覺都差唔多回復正常。

往好個方面諗嘅話，起碼而家暫時啲霧散開晒，而且仲涼咗好多。

而家可以大範圍咁觀察邊度會有我哋需要嘅物資。

我哋嚟到一棟商業大廈嘅門口，查一查地下嘅門牌，見到兩間嘅戶外用品舖頭，仲有好幾間鞋舖同衫舖，我終於有衫可以着，而且我諗家姐都需要換下衫，又血又汗咁。

行入大樓嘅一個迷你大堂，一個人都冇，看更都唔例外。

而且睇嚟都仲未斷電，希望水都係一樣啦。

我哋搭上六樓，先去咗其中一間賣衫嘅舖頭睇咗先。

一出到，到走廊為止都係正常，一旦經過啲舖頭嘅門口，就可以見到啲賊仔殘留嘅痕跡。有啲應該係爆門失敗，有啲就成道門都冇咗，但望入去應該只係偷走咗啲錢，同埋一啲價格高嘅嘢。

睇嚟趁火打劫嘅人，無論係幾時或者邊度都會存在。照而家嘅規模嚟講，都應該仲係啱啱開始。

而且呢啲人都係偷啲值錢嘅嘢，佢哋好似仲未意識到世界要末日，未搞清楚真正嘅敵人係邊個。

嚟到其中一間賣衫舖，舖頭裏面仲有一個阿嬈，佢口腫面瘀咁係度執緊地下啲嘢。

呢個阿嬈見到我哋之後，好淡定咁講「冇嘢拎㗎啦已經。」

然後佢見到我打扮，由頭望到落腳「你都係同路人？」

「同路...？唔係唔係。」我而家咁嘅樣都難怪佢會誤會我係俾人打劫。

「呢套幾錢吖？」家姐摸住其中一套衫問。

「....」阿嬈有啲愕然「\$399吖。」

家姐拎咗部電話出嚟，諗住用信用卡「你唔揀呀？」

我望下間舖有嘅衫「唔使啦唔該。」

「咁挑剔㗎咩？」

「全...全部女裝㗎㗎。」

「有咩問題？你都carry到吖。」家姐指住我條腰嗰件女裝外套。

我望一望自己下面「唉～真係。」本來我仲以為家姐想玩我，但我見到佢嗰個超級認真嘅表情「你認真㗎？」

「收唔到卡呀，要現金。」阿嬻部機跌壞咗。

家姐拎個銀包出嚟望下「咁我淨係要件T-shirt。」

家姐買完件T-shirt之後，我哋離開間舖頭，繼續行埋其他。

「其實出面變成咁，就算俾錢佢都未必用得着。」如果唔係呢個阿嬻係度，我可能就咁攞走幾件衫，有男裝嘅話。

「就係咁先令我覺得呢個世界暫時仲係正常。」

同家姐相處咗一陣之後，覺得佢同李浩朗果然係兩姐弟。尤其係李浩朗，佢會有種莫名其妙嘅正能量影響住人。